

秋官志

四

奎章閣圖書	
部別	分類記號
	圖書番號 貴 1012
	一部冊數 10
	內別番號 4
서울대학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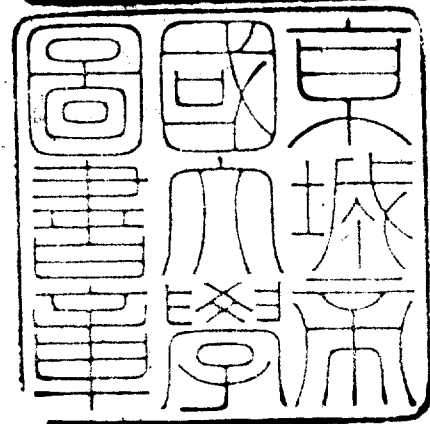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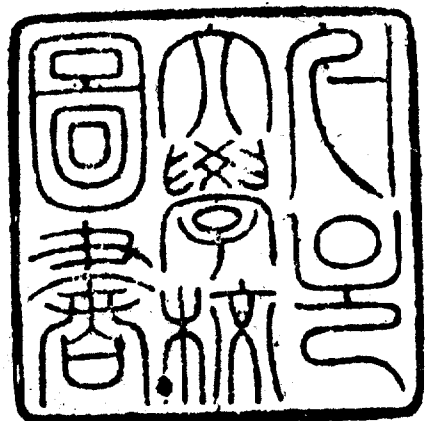
共十

秋官志

四

圖書分類	
分類	
圖書號碼	1012
一冊冊數	10
內附冊數	4
存書大學校	

共十



秋官志卷之四

詳覆部

審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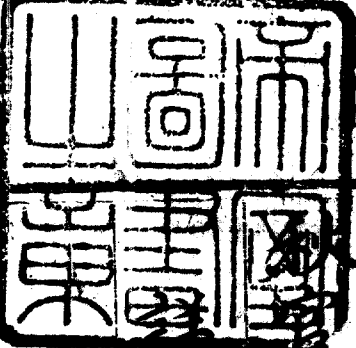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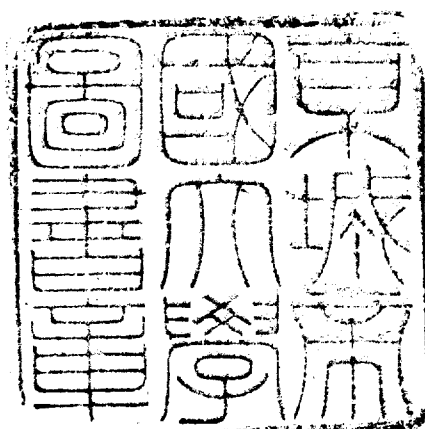
朝鮮總督府圖書印

京城大學圖書印

朝鮮總督府圖書印

秋官志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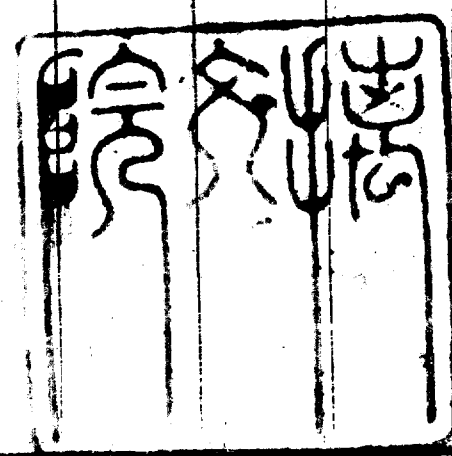
秋官志卷之四



志卷之四

覆部

審理中



審理中

詳覆部

審理中

安七金獄案

崔廷喆獄案

尹東弼獄案

金太應金獄案

尹八從獄案

朴取成獄案

朱卧達獄案

張貴福獄案

金連同獄案

趙光迪獄案

鄭雲白獄案

李萬伊獄案

崔海獄案

成龍錫獄案

金一弼獄案

金龜山獄案

孔今得獄案

金喆夢獄案

金萬晃獄案

朴於仁老味獄案

朴千一獄案

金世同獄案

朴水宅獄案

金必基獄案

崔直鉉獄案

吳昌玉獄案

趙以廉獄案

金日東獄案

趙五賢獄案

李鶴年獄案

元永辰獄案

朴先旭獄案

尹龍云獄案

崔者斤用獄案

朴之白獄案

慎廷臣獄案

黃莫介獄案

崔天柱獄案

文德奉獄案

李千奉獄案

鄭福才獄案

劉太先獄案

孫白孫獄案

鄭太孫獄案

吳億春獄案

張永浩獄案

李禿兒獄案

丁若弼獄案

河才廸獄案

韓孟松獄案

金龍龜獄案

徐膺福獄案

韓命柱獄案

朴奉孫獄案

金萬泰獄案

孟才云獄案

鄭大元獄案

朱達海獄案

張小斤獄案

康晚旭獄案

權福順獄案

金起還獄案

李貴千獄案

後同獄案

朱光迪獄案

申福金獄案

朴春福獄案

千業奉獄案

尹昕獄案

趙命得獄案

卷之四

四

一

補

今上四年京人安七金刃刺金得龍致死本曹啓判付內秋官起疑雖甚的確而此亦疑獄眩晦多端大抵追者在後被追者在前而刺痕之不在脊背臀腿間者足為可疑之一大端其他起疑處判堂之見皆有条理而此等獄事不可容易決折就議大臣稟處尚詰為領議政時以為今此安七金得龍之爭鬪者一則欲捉去一則欲不去當初相詰不細故本非宿怨積憤則以此殺越實非常情此獄可疑之端雖在於刺痕之在前不在後在左不在右而暮夜無人無他看證則既不可硬定以被刺於追者之手又不可遽斷以致斃於自己之刃今此俯詢之舉實出罪疑之意區區之見亦豈容異議云左議政徐命

善以為金得龍之致命本由於安七金之追賫而事在昏夜無處推諉則斷以元犯獄體似然第念因一疑事至傷人命常情之所不出也追則在後刺反在前事勢之所必無也倉卒之際腰刃誤傷雖無的證亦非異事今此疑輕之教寔出欽恤之德臣無容別見云右議政李徽之以為元殺獄必以傷處及行兇器械為實因為真賊叅以情文可以勘斷而今此金得龍獄事誠有可疑者得龍為避安七金在前而走七金在後而追之則七金設或有下手其刀刃痕必在於得龍之背後諸處而得龍之傷處在左膀內則在後逐人者其勢似不當握過所逐之人回身當立奪得龍之刀刺得龍之膀內以此推之得龍被逐

補

仆地之際其所插在腰間之刀本無鞘匣或自暗刺胯內不是異事以金宗福招見之其刀在於得龍相詰之地六月同招亦以為刀是得龍生前所用之刀云則此一事可知實非七金之所自行亮然此固臆見殺獄體重不敢論斷云大臣之議如此上裁 判付內法官之見既如此大臣之議又如此可謂僉議詢同特為減死定配

同年京人崔廷詰縛打柳吉男致死本曹日次啓目 判付內此獄最為疑晦以大體論則崔廷詰固難免元犯而細究文案裏面則多有可疑者蓋崔廷詰趙得元文道京三人之招各自圖生本不足取信而其中梁聖道與廷詰得元俱是同僚之間

義無彼此扶抑之殊而聖道之招極甚真的足為明證執此究之得元當為元犯而得元則發配廷詰則完決者揆以獄情未免踈漏矣得元似當更為究問後完決而前此以廷詰與得元之為首為從之事幻成獄案者不啻幾次到今雖欲更覈必當如前推諉真所謂將無同付之罪疑之外無他道理係是疑獄有難輕易酌處判堂持文案就議大臣稟處尚詰為領議政時以為捕校之憑藉譏捕毒虐平民者誠在深惡痛禁而此獄首從本涉疑晦崔廷詰既謂之歇治則趙得元自歸於毒打畢竟吉男之致命雖未的知因何人而獄老生奸互相推諉得元則止於發配廷詰則斷以元犯者殊未免踈漏從前屢覈尚未究

竟到今惟輕實出審克獄體至重臣不敢臆斷云左議政徐命
善以為吉男之致命雖或由於崔廷詰之縛打而此與私憾私
毆慙異況有末稍趙得元之緊縛緊打則論以獄體廷詰之當
初完決果未免踈漏付之罪疑亶出好生之德意臣無容別議
云右議政李徽之以為崔廷詰趙得元文道京三人皆有結縛
亂打之明證三人雖為互相推諉其所手犯之狀自不掩於各
供中而一人之死法不當以三人償命則吉男之致死不知的
在誰人之手下元犯難定而若以首從論之則廷詰為捕校道
京為捕卒得元果是過去偶入之人也揆以獄體廷詰宜乎為
首難免元犯之科而然初意固非謀害人命也身為捕校譏捕

盜賊之際信聽人言私自究問有此邂逅致斃原其情事容或可恕而第念捕校輩憑藉捕賊逞憾平民恣意打殺輒皆酌處則大關後弊以姜興周太有福之回其私怨誣告吉男使廷詰犯此大罪觀之捕校輩之作桀可知似不宜罪疑而輕赦愚迷之見適如此伏惟 上裁云大臣之議如此 上裁何如 判付內右相獻議出於守經又甚的確而究厥本情吉男之死決是邂逅致斃必非故欲撲殺也屬之惟輕不害為寬典亦無失刑之歎依領左相議施行有係後弊誠如右相之言不可直放加刑三次減死島配

補

同年平壤人尹東弼毆打申同伊致死回東弼妻金召史上言

行查本道道臣鄭尚淳查啓以為檢狀中雖無傷痕之顯著殺
獄當以詞證歸重而今以看證車若麟招觀之各執頭髻互相
踢打而東弼之高踢膏腹昭然目擊云則其手犯明白渠若無
所犯同伊痛卧時何以當歸鬚散自製以給乎其自恟之狀灼
然可知大抵膏腹牽痛腎囊牽引肝莖必落等說既發於同伊
之口瘀血消散之藥又出於東弼之手則其為受傷致死明若
觀火所謂腐腫之說似指同伊有濕症而此非時日內致命之
疾至於染病之說洞任之招初無是病云則諉之染病腐腫都
是搆虛覆檢時曰道臣之說立屍倒屍驗其注血云者尤極孟
浪道臣豈有指揮之理檢官既已成獄以東弼定為元犯則豈

可以誣告捧俦音於屍親而亦豈以放釋元犯為說乎此一款尤不近似而金召史急於為夫訟冤誣罔天聽極為無嚴令該曹稟處本曹判書李性源回啓金召史原情中檢驗時道臣酬酢之說檢驗後其夫放送俦音之云節節落空此雖出於為其求生而莫重登聞文字敢售此變幻疑亂之詐者其習誠痛駭不可不嚴懲分付道臣刑推一次放送此獄初覆檢實目皆以內傷懸錄凡殺獄檢驗皆以無冤錄歸重而無冤錄中元無內傷致死之文雖生人之病苟非深於醫者則不能定內傷之症况致死之人何以辨內傷與否乎初檢狀中有曰凡死屍肥壯無痕損不黃瘦不得作病患死而此有不然者癯亂嘔吐凡

係急病死者豈有不肥壯而黃瘦之理又曰厚綿衣上雖被撲
踢而不露傷痕內實撞損者間或有之而外無撲踢之痕而內
致撞損之傷者誠是必無之理覆檢狀中有曰手握口開腹肚
微脹等形證暗合於無冤錄內傷致死補條而凡屍體檢驗時
手握口開腹肚微脹者十居八九則以此而歸之內傷者恐無
是理道臣結辭中凡殺獄當以詞證歸重云者亦所未曉殺獄
詞證非謂不重而傷處實因尤重於詞證生前被打處死後致
傷痕歷歷如泥中之跡本無毫髮之爽未有生前被打而死後
無傷痕者今此正犯設令尹東弼真箇毆打申同伊十目所視
拳踢交加苟於檢驗時無要害傷處則詳審之道決不宜硬定

內傷實曰有關後弊而加刑殊非審克之義反覆叅究合施惟輕之典獄體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本獄事誠如卿等之意不無可疑之端况實曰之以內傷懸錄亦可謂法典所無傳之審克之科實合惟輕之義特減一律定配

補

同年順天人金太應金毆打鄭德用致死曰太應金子仁善上言行查本道道臣徐有隣查啓德用致命由杖則罪在杖者由打則罪在打者今以傷處言之脊背後肋腰眼皆是致命處以各人招觀之諸般看證若是明白而到今納招全然變幻乃以行檢時不見如許傷處納招時元無如許供辭云而又以被杖傷處大段顯著粧撰為說曰杖致斃者毒氣上衝入于臟腑然

後謂之曰杖而今此德用臀腿既非要害處十五度施杖一夜後致命已是決無之理而太應金之一反前招者到今死中求生之言不足取信脊背等傷處有所歸屬然後方可得免元無指的歸屬之人如是而欲免三尺之律乎考之獄案皆無可疑請依前同推李德茂渠以座首囚禁正妻已是違法而不察德用之被打責出較正外別杖打下十五度法外濫杖之罪昭不可掩故前道臣鄭一祥照律定配矣今年三月日德茂弟德潤呈訴放釋雖是已勘之事一體嚴囚以待金仁善粧撰為說上徹天聽誠極痛駭而年雖十七尚在總角且係為父至情宜有寬恕之道而臣不敢擅便並令該曹稟處本曹判書李性源

面啓此獄初檢屍帳中傷處凡十一處而皆是皮脫脊背傷處稍重而橫長為五寸二分濶為三寸一分杖處左臀杖痕橫長為五寸七分濶為四分右臀杖痕橫長為一尺二寸九分濶為五寸五分色青黯微硬則傷處杖處皆同殺獄檢驗之法必詳審較量擇傷處最重者懸錄實目而今此初覆檢狀中捨最重之杖痕而執稍輕之傷處懸錄實目者實涉疑晦檢官之執疑宜在於十五之杖不必一夜致命此有不然者強壯無病之人則十五之杖固無一夜致命之理而鄭德用之長病吐血卽屍親張呂史之所招也况纔經聞閔經夜牟田飢困昇歸之後又被十五杖罰則翌朝致命宜不待杖毒之衝攻至於屍親張呂

史之捨杖治之座首而必欲甘心於金太應金者亦似有委折
槩元軍之科外徵歛於保人者在法應禁保人之呈訴鄉廳座
首之推治元軍卽是公法之所不容已十五之杖又非過濫則
座首償命之律初非可論而金太應金前有鄉廳訐訴之嫌後
有野亭爭詰之舉藉口成獄宜無發明之端張召史之不以座
首發告而必欲斷斷於金太應金者職由於此其初招中猶不
敢全諱實狀乃曰長病又曰吐血至曰因病死被打死未能的
知及其再招之時始以初招所無之言變幻為說忽曰吐血本
非危症致命實由被打今番更查時乃敢以被打節次得聞於
其夫未死之前其夫果有遺言則初招時何無一言提告其所



粧撰可謂一節深於一節德用初果被打於太應金以至奄奄垂死之境則鄉廳受杖時德用決應以被打實狀有所鳴訴座首雖或昏暗亦不應加杖於被打垂死之人卽此一款可謂明證大抵屍帳中肘以下皮脫諸處雖未可遽斷以太應金之初不犯手而旣無看證况有座首李德茂十五之杖則法不當以太應金償命檢官之捨明白易見之李德茂而必以疑晦難知之太應金斷之為元犯者誠有誤錄實目之罪初覆檢官並拿問處之其時道臣亦有不審之失推考李德茂旣經十次刑推一年定配今無可論元犯金太應金合施惟輕之典殺獄體重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判付內李德茂決配之後太應金

補

一向同推殊非審恤之意卿之論列亦甚得當減律定配

同年嘉山人尹八從縊殺金德化道臣李徽之查啓以為此獄起疑之端一則曰尹八從甲申春就訟時與任基同入邑中一則曰松樹低下帶索不緊不緩決非自縊一則曰莖物垂出顯是傷處而不載屍帳一則曰著帽穿孔隻鞋棄道有若毆曳引入暗作自縊之狀而李召史招內丁酉初查時恟於嚴威有所誤告八從入來之說自在落空松樹雖曰低下檢吏之招以為周尺五尺九寸而地形傾仄檢狀亦以為若結項伸脚而坐則足以懸虛絕命松樹之高低不必較論縊處行檢則帶索之緊緩乃可辨別而及其解索移屍之後只以砣手霎見之言謂之

不緊不緩者似不分明腎莖挺出之說出於檢驗後屍親之招則不足為公言而真若挺出則兩檢官何敢不錄帽子之穿孔隻鞋之遺落雖未知其故而畢竟實目係是自縊則此不足為關緊縊痕只在額下不在項後此豈非自縊之明證痕色亦曰深青何嘗髣髴於無冤錄所謂死後假縊淡白之条乎今若捨其時兩檢官之案而反取十四年後查官之一時意見者事涉逕庭況且屍親之招以為八從雖為禍首而其夫致命似是任基所為一向以八從作為元犯者有欠審慎而渠以被縊之人劫奪良女已無倫理及其就訟之時使弟兄子侄作黨驅入其豪強氣勢足以想像而當初釁端專由八從則由我之罪逼人

之律烏可免乎各人供辭枚舉馳啓令該曹稟處本曹判書李性源回啓斷獄之道專在於實目詞證而此獄初覆檢實目俱以自縊懸錄而決放十四年之後有此更起同推之舉屍親所謂腎莖挺出一款兩檢刑吏之招俱曰元無垂出之事丁酉行查時以八從入來之語作為行兇之斷案而今番更查時八來之說已歸落空以縊痕言之屍親言內只在頷下不在項後而其痕深青此非被人縊殺與死後假縊之狀而砲手張良得之招以為金德化平坐松下而死云則松樹高低又非可論屍親所以起疑者不過此等疑端而道臣明覈辨破無復餘蘊則一向刑訊恐非審恤之道大抵八從身被縲麻淫奸德化之女者

已是無倫之甚而及其自官推捉之下使其弟兄子侄作黨入去畢竟有德化縊死之變由我之罪在所難追所當施以叅酌惟輕之典獄體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此獄事年前目繡啓檢官則勘罪元犯則還囚復命成獄者出於重民命慎獄體抑豪強之意德化之死推以常理決非渠所自縊任基雖曰同謀本事一則八從二則八從國無償命之法則已不然焉有八從之所犯而能免此律乎然予曰宥有司曰殺即當然底事而觀此道臣查啓本曹覆啓俱有傳生之議前日監司之意見亦然執法爭難之議只有年前一刑官可謂從輕之議多而從重之議少者也自上處分當以從輕為主從多為決乍配還

因既眎難慎之意獄老證絕又是疑案之大者豈無罪疑惟輕之典況李召史招內年前更成獄時納招不過恟於威令應口唯唯之意為說則亦屬叅量處尹八從特為減死絕島限已身定配

同年沔川人朴取成毆打其妻父可床致死回道臣稟啓本曹判書李性源回啓道臣起疑三条未見的當九愛之招以為拳打足踢荊丹之招以為拳毆脊背推擠石墻尚軍之招以為手執鬚髮無數踢打道臣以叅證諸人皆是可床至親俱非公案為疑而取成之積憾可床專由其妻之遞接他家憤恨弮中凶心層加拳毆足踢外傷內損請更加嚴刑得情判付內屍親

九愛之直驅女婿於死地詞證尚軍之挺身立證於友婿卽卿等所執以為公案而取成夫妻之間乖離已久則九愛亦必不以女婿待之尚軍則翁婿之情固非友婿之比是皆未必為公案取成之常時悍惡可見於拒官差之時無恠其久積憤恨遂至於搗婦翁而第念獄體至重實曰詞證俱備然後可以成獄今此二者皆有疑端叅量酌處無乖伸理之政減死定配

同年瑞興人朱卧達刃刺申將庀致死曰道臣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刃痕狼藉血流滿身畢竟至於致命而卧達特以寧頑抵賴之故三十餘年偃息圜土道臣跋辭以大明律八十以上應死者擬議奏聞為叅恕之端恐不襯合設令殺人者

頑忍皆如卧達而年或至八十則不問所犯之輕重遽被哀矜之典乎不可以獄久人老容易傳生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將庖未死之前渠既自服將庖既死之後渠反變辭者專出於死中求生之計別無可疑之端但前後文案不無一二疎漏處蓋殺獄專以屍親之招為主而將庖之父貴日初檢招則以為朴枝茂通竒曰將庖為人被刺至於死境云故即來枝茂家留二日歸家覆檢招則以為朴枝茂專人馳計曰將庖於場市被刃刺仍即致死初招之聞刺往見既在其子之生前則覆供之被刃殞命有若初聞於死後者即一違端卧達當初自服太涉容易被告人之招則曰卧達雖云被酒刺人而殺人之死豈不知

畢竟成獄而自己擔當乎查官之言則曰最初納招似是醉中真情發欲免誘引之目則謂之以雖醉豈不知欲驅元犯之科則謂之以醉中真情發一醉字而多用其義亦涉逕庭吳道彬金太京之以同行而不與告官徑歸金郊朴枝茂之以屍親而只托傳說不採看證者俱係可問之端而一不舉論其在審慎之道剖析此等疑晦處然後曰生曰死可以擬議前後道伯之不為反覆究覈者殊甚踈略而到今三十餘年之後雖欲推閱可謂末由元犯之卧達年過八十則所謂看證所謂辭連諸人非老則死設或不死獄又老矣獄老生奸豈非此獄準備語乎且念道伯之以此獄案屬之惟輕者非以卧達所犯謂有可疑

之端也謂有可生之道也八十以上十歲以下殺人應死者擬議奏聞取自上裁之文既載大明律而其下小註解其意曰老少特被哀矜蓋此律文云云雖指犯罪時年滿與未滿而言大抵死囚必行考覆而結案雖於結案之後又經三覆而正刑古昔先王審獄恤刑哀痛惻怛之意溢於法外豈非後世人辟之所可柯則者哉卿曹覆啓中執難之論固知出於守經之義而抑有一說之可以曉譬者藉令卧達承款而登於啓覆文案必有叅恕之議况訊推閱實始寓必欲生之義證援俱絕終歸無可憑之科則今若以律文旨意懸有間隔日仍拷掠竟至瘦死甚非不忍人之致減死定配

同年砥平人張貴福足踢梁世燁致死目道臣李鎮衡稟啓本
曹判書徐浩修回啓貴福以世燁親族之奴屬手犯致命尤為
兇獍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本曹之啓明白痛快更令道臣明
陳當初傳生之見道臣李鎮衡再啓殺獄之變皆起於憎與怒
人雖燥中不怒飄瓦以其無情故也世燁之日夜奔走東西叫
嚷病也非情也仁者矜之不仁者笑之而已孰有憎怒之心於
疾病之人至於毆踢而死也臣之愚意貴福之事恐或近於過
失殺而適值䟽決之命敢陳無隱之意 判付內春間判付時
更令道伯明陳當初傳生之見者蓋出於嚴獄體之意也道臣
目跡叅情再傳生議其言若曰人雖燥中不怒飄瓦以其無情

也世燁之日夜奔走東西叫嚷病也非情也仁者矜之不仁者笑之而已孰有憎怒之心於疾病之人而至於毆踢而死也又曰貴福之殺人殺人中青灾不償命則固為世燁之冤償命則恐或為貴福之冤惟此二段語不惟有據亦足可感張貴福依道啓決放

同年靈巖人金連同與其同生太才連金等毆打高成周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實曰卽是被踢而傷痕則有過尺者無冤錄捧毆条云如脚足踢比拳手分寸較大其補条云足之用以踢人惟在足前靴尖鞋頭焉能大於手拳當斟酌辨之足踢死条云踢痕方圓云則右肩胛皮脫處直長一尺一寸廣五寸三分

脊背右邊皮脫處直長一尺二寸廣四寸七分懸錄者莫曉其故人之肩胛本不滿一尺傷痕何以過尺而以直長尺餘懸錄脊背右邊傷痕即尺餘而亦以直長懸錄既過尺餘矣非分寸之可論又直長矣非方圓之可比所謂被踢實曰過尺之痕直長之錄大相逕庭傷處實曰之若是相左實為疑端此所以難於從重亦難於從輕故首尾十六年既不得斷案錄啓亦不得容易䟽決者也事係年久更無質覈之道敢陳淺見謹俟稟裁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檢驗時傷處右耳下頷頰及右肩胛血癢脊背青黯微硬俱為拳毆足踢之實曰道臣結辭以為法文踢痕方圓而傷處之直長可疑者終不免強覓決難容易傳輕

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細究獄情又考查案蓋此連同至與高成周目一充役之微憾與之爭鬭轉至毆打而但初無必殺之心而已惟其手撲膝踢亦非連同所自獨為之事也連同執成周之項成周執連同之項前推後擠彼仆此躓脊背要害雖曰要害色不紫黑痕不堅硬則其非重被踢打至於垂死之境可以推知推官之自初傳生道伯之今又論輕者實合伸爵之義減死定配

同年古阜人趙光迪毆踢李召史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此獄毆踢致死明白無疑不必更論而原其本事則光迪之兄萬迪其為首犯的然可知李女被踢之後萬迪之稱以逢辱假托呈

訴仍為逃躲者卽渠首犯之斷案屍親發告捨萬迪而獨取光迪者明知萬迪之逃躲而必從見在之光迪報讎而已之意則所謂正犯固不可以此論定其在罪疑合有次律勘處之道矣令攸司稟處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檢驗時傷處堅硬實曰分明萬迪與汗成扶曳爭鬪光迪則專當李台史拳毆足踢叅證諸招一辭同然今於十年會推之後決難容易起疑三尺至嚴人命至重不可遽議傳輕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殺獄體段專在於正犯之真偽雖於兄弟之間必摘發其誰某覈出其首從然後可施償命之律而至於此獄當初起鬧者萬迪也伊日毆打者萬迪也畢竟生恟逃躲者亦萬迪也論其元犯的是萬迪

乃以其弟光迪為正犯者揆以獄體誠為疑端此槩萬迪逃躲之後屍親急於報讎不擇其弟兄必欲償得一命以其在家之光迪指以為正犯推官所謂捨失取存之計云者果為明的之論在逃之萬迪以其未捉之故置而不論留家之光迪以其就捕之故執以抵法者豈有如許獄體即此一事道伯傳生之論誠有意見卿等以李女呈官之路氣窒負來作為疑端其所被打氣窒安知其不由於萬迪而必由於光迪乎此不過屍親噴薄之言而又無他看證之人則不可以此直驅光迪於首犯之科以此以彼光迪之代兄償命甚非法意叅酌勘配

同年任實人鄭雲白觸犯金甘丁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大凡

殺獄既無要害傷處則致命實目本難指的而此獄實目初檢
曰觸犯覆檢曰被觸蓋出於無傷處之故也以各人招辭見之
雲白甘丁同是大醉不省之人互相言詰設令真箇觸犯此非
雲白觸犯於甘丁卽是甘丁自取觸犯於雲白其所觸犯亦有
人已之分況其腎子無損不合於無冤錄觸犯条又看證之招
元無毆打之事云則其不犯手斷然無疑腹肚膨脹已合於醉
飽死条臨死所吐非血伊酒則醉飽而死不啻丁寧轉而置之
錄啓之科者有非仰體欽恤之道以俟裁處本曹判書徐浩修
回啓屍身傷處皆是皮損血癢而已看證各招亦無毆打云自
初推官之屢報意見蓋緣情法之不能明白及今霈澤滂流之

時合從罪疑惟輕之典 判付內原其獄事兩漢均是大醉之人互相言詰轉成毆打一執一扶或卧或踞當是時也執之者不省人事扶之者不省人事卧非有意踞亦無情設有真箇觸犯之事誠如道臣措語非雲白觸犯於甘丁即甘丁自取觸犯於雲白云爾者惟此一言明白緊切足為此獄之明證况其屍帳之腎子無損又不合於無冤錄觸犯条此等獄事更無致疑之端即為叅酌決放

同年谷城人李萬伊足踢李苻先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凡人毆鬪殺傷不可輕易區別於有心無心之間至於此獄有可以有心無心論蓋手足之捍頭自然之理今有人猝地猝曳使

之仰卧將踞其上則如非木偶人決無卧如尸之理其手其足必將捍衛防遮之際或致撞蹴於將踞其上之人非但自然之理亦是必至之勢彼此撞蹴邂逅致命而責之曰彼雖有捽髮踞上之舉汝何不尸卧順受而使手足捍衛有此撞蹴殺人之舉乎則其人必不肯知罪自服無辭就死矣此則被捽於人而用手足捍衛偶致撞蹴於不知不覺之中以不知不覺之事用鬪毆傷殺之律手足捍頭目之理將無所施矣求生必死政在此等敢將膚淺之見以備攸司之稟處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道臣以手足捍頭目之說作為傳生之端誠未免苟且牽強矣蓋捍衛之手勢惟恐傷已故畏懼而不猛毆打之手勢惟恐不

傷人故憤激而為毒正如矢人函人之相反苟先之猝執頭髻推之仰卧則萬伊之手打足踢彼此相撓固是必至之勢以足仰踢之實狀公證既已納招則決不可歸之於偶然撞著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道啓傳生之論似未免過於叅恕本曹之駁議不害為守經之道而覆啓中捍衛之手勢猶恐傷已而不猛云云亦有未盡於事情者捍衛云者不特衛已亦所以捍人則彼此扶執互相顛仆之際捍人之手勢果如衛已之手勢而畏恟不猛乎捍衛二字只作自護而看則謂之不猛似或可也既是衛內捍外之義則捍人之手足撞著致傷勢所必至今以捍衛毆打之手勢辨其有心無心而判其死生者非綜核之道也

大抵此獄肯綮專在於本事之大小傷處之輕重以檢驗而論則只曰微浮微硬又曰微有青色則傷處之不甚緊重可知矣以本事而言則亦不過路見不平為人出氣則元無欲殺之心亦可以推知本事既出無妄傷處又不甚重歸之於邂逅致命則可也歸之於故意殺傷則非欽恤之道減死定配

同年南原人崔海刃刺宋連山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三人共鬪一人刃死而佩刀者只崔海則崔海之為元犯若無貳辭而蓋被刺於人者以手遮截為刃所傷昭載無冤錄故欲知自刺與被刺以手中刃痕有無驗而斷之若連山被刺於崔海雖一刺之時手已遮截刃痕狼籍況至再至三而手手毫無刃痕崔

海三刺連山而連山奪刀云爾則又有不然者人之刺人執柄而用刃被刺之人遮截於不知不覺中手當其刃矣奚暇較計其手之被傷而必為奪執刀柄乎臣於此獄多岐廉探則連山為人憐悍曾前塲市與人相鬪拔其刀乘醉咆哮云而至於此獄皆曰被刺與自刺間實難知得此是本獄事文案外說話故查啓時不敢舉論而事情巨細終不敢泯默並此尾陳以備攷司稟裁本曹判書李性源回啓此獄肯綮專在於被刺自刺之分而當初事端不過曰一微事則崔海之拔刀刺人既不近理連山之奪刀自刺亦不成說道臣之斷以刃傷可見其委曲詳盡細加探訪斷獄之要當觀大體慮囚之法不出常規三人共

閩一人佩刀則畢竟元犯當歸刀主其他小小支節不足較論
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此獄肯綮雖在於被刺與自刺之分而
崔海之刺人連山之自刺並姑捨是叅之詞案推以常情首先
起鬧者崔海也末復結果者崔海也崔海之為正犯斷無可疑
但以被刺自刺一事言之謂之被刺萬無疑晦謂之自刺毫無
近似連山則不飲酒崔海則醉酒不飲酒者自刺乎醉酒者刺
人乎崔海則佩刀連山則不佩刀拔刃而刺人可乎奪刃而自
刺可乎雖曰連山之為人極獍極悍前此與人鬪閩之時每每
持刀咆哮而持刀擬人易奪刀自刺難以易較難太不襯着道
伯又以連山手中無刃痕謂無遮截之事仍作自刺之明據此

亦有大不然者被刺殺獄前後何限而未聞死者手中皆有刃痕今其為說無幾於穿鑿之歸乎由前由後崔海無可生之端有必殺之跡此所以求說不得惘然于中者也然而抑有一事之合商量者海即稚駉未成人之人也觀渠愠發於不猛杖執石塊擲卜男之狀而蓋知其兒戲之兒戲則以兒戲之事仍作故犯之罪日次同推竟至瘦死則是道伯生之而予乃殺之也且念原情定罪又係此獄之叅倚處崔海特為減死絕島勿限年定配

同年晉州人成龍錫打殺許米回道臣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覆檢實回傷痕狼籍成獄一款無容更議而曰許澈上言

行查本道又因龍錫妻鄭召史鳴鼓更令道臣出意見論理啓聞則前後查啓許采之死由於被打十分無疑請依前同推判付內此獄事四經查啓再判覆案獄情顛末曾所詳知當初之傅生決配向後之還囚更覈各有義意大抵成為許主許為成奴初無足為殺死之肯綮則當就緊證之招辭所傷之實目上斷獄耳許采被打之時毋論鑊柄烏杖之大小十七單七之多寡伊日漸加之症若由於杖毒何不以杖毒藥治之乃以椒茶蘓合以通中焦卽此數事似為難決之端直斷償命之律終非慎刑之道到今更查未得端緒依前判付龍錫還發配所同年龍宮人金一弼刺殺千庖曰道臣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

回啓爭端雖始於一芥殺變只生於片時千瓦既傷一彌手指則迷劣稚兒欲逞其憾揮鎌向前似出於無知妄作道臣結辭中論以獄體雖難曲貫原其事狀不過兒戲云者特憫其年未成童具格拷掠而殺獄至嚴人命至重不可以十四歲稚童之非用意故殺有所低昂請依法同推 判付內被殺之千瓦年雖十九被告之一彌齒纔十四始曰一芥之摘食至於殺死而兩漢共持一鎌或進或退一彌之鎌雖觸千瓦之腹坐在無情非出用意此等殺事雖年長之人或有傳輕之論况此未成童之兒乎律文十歲前有免刑之法而十五歲以前無舉論之文道伯之不敢輕易酌決者此也原其事狀不過一時之兒戲年

未十五者元無刑推之例雖欲同推其勢末由以此律勘配

同年洪川人金龜山毆打李世直致死本道結案啓聞 判付
內此獄事曰戲成鬪至於殺死而蓋鬪非真鬪殺非故殺自言
投石之狀實由醉劇甘被償命之律至請速死論此獄者捨其
必無情之跡取其不欲生之心而決之可也 斷例有曰初無害
人之心而偶然殺傷者收贖給其家此可為此獄旁照雖行考
覆又行結案在朝家欽恤之政不可以獄已具而有所低昂金
龜山更加嚴刑減死定配

同年永川人孔今得毆打權德守致死曰道臣稟啓本曹判書
金魯鎮回啓屍帳中腦後之皮骨綻裂耳根之色黯浮高俱是

要害速死之處即地致命更無可疑而致死人權德守被酒泥醉偶逢今得初以辱說起鬧末又扶執裂衣則今得之執髻推背不是異事而醉飽之人脚軟身重揮斥之際偶當纍石之地石稜觸腦理勢似然雖以渠供觀之既曰面目不知之人則初無平日之恩怨偶致一時之爭鬩推擠膝壓雖曰乘憤之致薑便救活可見惻憐之意揆以法則雖可償命論其情則容或叅恕而三尺至嚴有難輕議 上裁

同郡人金喆夢毆打朴東柱致死曰道臣稟啓本曹判書金魯鎮回啓傷處雖不過皮脫血瘡而看證之招摔髻執脚以膝壓脊云則內損致命容非異事無冤錄醉飽条最多疑晦屍帳中

傷處俱非緊重既醉且飽雖經一場掀壓自房及厨亦能自力
行步則豈或昏夜驚惶以致別般顛撲而死時光景傍無叅見
反覆推究實所未曉而實曰既懸被蹴重獄有難輕議請依前
同推 判付內孔今得法則難赦情或可恕卿等起疑儘有意
見而較省同郡金哲夢獄事反有輕重之別今得不醉而打醉
漢尚傳生議至於哲夢與朴東柱起詰者明知出於無心彼醉
此醉頭撞膝壓兩漢手執難知主客特以東柱死哲夢不死之
故哲夢仍作正犯况屍帳傷處太不分明非皮脫則血癢也元
無要害堅硬處此又今得文案所無之事也屈法於今得擬律
於哲夢得無斑駁之嫌乎今得哲夢並減死定配

五年成川人金萬晃賣酒為業而隣人金後春泥醉覓酒萬晃不給爭詰而歸翌日致死三檢俱無傷處口中則銀釵不變穀道則釵色青黯故實目皆以服毒懸錄而閱歲同推矣道臣鄭尚淳稟啓凡飲毒者毒物在膏肓之間則口中釵色變毒物下腹肚之間則穀道釵色變理所必然後春醉飽過度兼中酒毒而致死斷然無疑而兩年滯囚已受十次之刑其在審恤之義宜有疏釋之道矣本曹判書李福源回啓所謂服毒與中毒亦有許多般而道狀之斷以酒毒者有何所據無冤錄有醉飽致死之文而無酒毒致死之文酒雖甚烈固能傷生而與砒毒燒毒有異決無銀釵變色之理或曰穀道污穢釵色必變而若非

酒中之和毒則少頃當復本色亦無洗而不自之理泥醉之在於鬪前鬪後有未可詳酒中之有毒無毒亦未可知更令道臣嚴查判付內所謂服毒渠飲渠酒反中其毒所謂被打自發自告莫見其打一或有疑尚可傳生二段落空何論代殺又有可辨者前此泥醉之酒雖是萬晃之所飲事在相詰之前理無欲害之心豈可無端和毒而與之乎兩漢相關既日前債不報則後春之伊日泥醉非由萬晃之酒灼然可知中毒與否非所可論特為減死

補

同年臨陂人朴於仁老味毆殺李福伊目道臣徐有隣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檢驗傷處鼻梁腮頰色雖黑黯體實柔軟

既非要害必死之地又非猛毆毒踢之痕實曰固不分明李三尚招內左邊浮高如蜂螫流散脊腹拳毒與丹毒未能的知詞證又極模糊檢狀之以被毆致死懸錄果何意見道臣結語以醫治之事浮氣之症叅量情形歸之重風丹儘有意見請依狀請考律酌決 判付內鼻梁顙頰色黯皮軟而長未滿寸廣纔二分此不足為傷處况非要害致命之處道狀曹啓皆傳生道儘合欽恤之體叅酌定配

補

同年延安人朴千一毆踢鄭道明致死曰道臣趙尚鎮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蓋此獄事以言乎實目則初覆檢狀或曰稍有昭合或曰近似醉飽云者已極模糊以言乎詞證則首尾

叅見者不過鄭道明妻六寸尹召史一人而已況前後招辭實多可疑者初則曰千一一踢道明之腹部仆蹶於房內中則曰連踢三四次末又曰腹部上下脇肋之間亂踢四五次果如尹召史之招而腹部脇肋之亂踢至於四五次之多則檢驗時豈無顯著之傷痕而只曰腹部純黃色膨脹而已雖以道明病時與其兄酬酢觀之膏膈煩懣大便不通等諸症明是暑月過飲濁酒轉至急癰之致若被亂蹴而翌日致死則症形豈止膏膈之煩懣大便之不通乎尹召史既非公證其招又一變再變至三變而極矣則無足取信且實曰苟且捏合太不明的則前後道臣推官輒生疑惑屢次論難者誠有意見而特以已成之獄

難於酌決至今同推當此審理之日合施惟輕之典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尹呂史所招之多般變幻年老女人屢被拷訊
無恠其如此且以被傷處言之腹部腎岸不甚相遠不可以此
直歸之於傳輕而十一之率置道明於渠家邀醫治療者又涉
可疑殺獄體段實曰為主詞證次之既無形跡可執之傷處屬
之飲酒中暑曰致殞命者卿曹論啓不無所見名以檢狀實曰
或曰稍有昭合或曰近似醉飽者寧有此等獄體其他詞證之
疑晦亦如卿等之言設使尹呂史之招十分明的以親屬為干
證便不公平違端之差錯又不止一二豈可諉以已成之獄然
疑不決乎當初成獄該道臣推考此因以次律勘配

補

同年鳳山人金世同毆打康馬頃折項致死曰道臣趙尚鎮稟
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折項致死明白無疑償命之律渠焉
敢違大抵當初之互相顛仆出於戲謔非出於鬪鬪者證諸人
之招一辭同然以正犯死中求生之心亦無毫分飾詐欺隱之
說以屍親必欲報復之情不過曰戲與鬪間全然不知其真偽
執此究之則其不有意而手犯斷然無疑馬頃之死既由於世
同則其在重人命嚴獄體之道不可以情之可原有所低仰於
三尺之律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馬頃之折項致死雖由於世
同之執髻同仆而原其情則既無平日纖介之怨又無役處鬪
鬪之事則其無戒害之意不言可知雖以叅證諸供觀之前後

補

所招同歸之於一場戲劇正犯招辭亦無終始粧撰之跡則雖無律典之可據尚有原恕之端律文中所在既有依据不可以殺害之律施行斷然無疑金世同依律收贖以給康馬頤後即為放送

同年康津人朴水宅毆踢林大元致死目道臣徐有隣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此獄肯綮惟在打死與病死而實曰則咽喉之微硬肋脇之青黯雖係要害第二日致死卽無冤錄所謂速死而既無皮破肉綻之處又無腦出血流之事則法文與實目相左一可疑也詞證則或謂以手一打或謂以足一踢則當有二傷處而見有五傷處詞證與傷處相左二可疑也大元將

死謂鄭善弘曰水宅擠傷不大段而腹痛若是危惡屍親哲尚
以為大元有疝症時時發作或至氣塞苟使真箇打踢則何所
顧惜而不曰打踢只曰推擠終以危惡之形歸之腹痛之作哲
尚則又豈無諱疾復讎之心而先舉疝症以明腹痛之為宿病
此又三可疑也大元既曰推擠則水宅之初無踢打可知哲尚
既稱疝症則大元之仍病致斃可知道臣以傷處歸之酖醉觸
傷以速死歸之病發氣塞儘有意見此等罪疑合施惟輕獄體
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此獄不待秋官三疑之說合
施朝家惟輕之典大抵大元之死由於病而不由於打明白無
疑大元生時既不言被打屍親發告又曰有疝症則叅量照律

補

未為不可令道臣酌決

同年長城人金必基毆打車應大致死曰道臣徐有隣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初覆檢時傷處狼藉詞證明白下手者雖是貴男主使者即是必基道臣以原謀共毆之法文作為傳生之端而大明律威力制縛人条曰若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此獄當以威力制縛之律決折不當以原謀共毆之文牽合必基之勒借駟騎縱奴毆人已足罔赦之罪而辦出半千金厚賂屍親圖得誣狀疑亂獄情細究前後所犯真是無所不為者考之實目叅之詞證斷之律例俱無可生之路貴男之在逃與否固無關於必基之殺

活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折獄之道以其罪而考諸律罪與律無所參差然後雖死者無可訟寃之端原情定罪云者是指輕罪而言也至於大辟情雖痛惡而律不當殺則不可殺也情雖哀矜而律不可生則不可生也若於此或捨其律而只原其情則人之死生當係於刑官之隨時低昂此豈設置法文之意乎今此必基獄事道啓則以原謀共毆下手重之文而傳之於生本曹則以威力主使人毆打之文而置之於死道啓主律而言本曹主情而言必基之挾勢豪強縱奴毆人賂得誣告眩亂獄事之狀情既痛駭殺固無惜考之於律亦有不然者若使必基捉致應大毆打致死則渠實有殺心奴不過使役主使之律烏

補

可免也而細閱文案屍親雖云借駟干證俱曰禁馬則可知其
原無殺心只見其送奴捉來而未見其使奴毆打則又可知其
初不指揮摔曳踢蹴即厥奴之所自為而非曰必基之令則共
毆之律雖難倖追主使之律似不襯着若使厥奴曰其主之所
使而初非渠之所為則使渠而在不過被從令之律一躲五年
終無形影者亦可見厥奴之當為正犯之斷案而曰其奴之不
獲歸其主於正犯者有非審克之道以此以彼決不可斷以償
命主情之論雖出深惡之意主律之論乃是當然之義則法不
可以隨時低昂必基叅酌定配貴男另加譏捕

同年和順人崔直鉉蹴打鄭得水致死曰道臣徐有隣稟啓本

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此獄檢驗既值極暑變動之時實初覆相左之端初檢則膏肓之似青似黃難以尺量者不得歸之內損覆檢則膏肓之紫黯微硬到處尺量者又以何故謂之內傷無乃檢官先著強弱扶抑於肚裡不考四時變動於法文強覓實目彌縫獄案乎道臣以無冤錄擯跌死醉飽死兩案明此獄內傷實曰之不襯當以屍身之口眼俱開手不捲握明致死實曰之有符於傷寒条兩段拈出深得法意事情崔直鉉合有傳生之道獄體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道啓論列既甚詳備本曹覆啓又為明確其於傳生之論別無持疑之端折獄之道務為詳審而至於此獄考諸文案當初成獄已甚虛慌中間

治獄又極踈漏殺獄發狀何等重事而既曰寒病致死則元告之以此發狀已是意外將吏摘奸又曰或似傷寒或似染病云爾則及其病死發告之後本官之檢驗成獄抑又何故元犯之招雖曰不可準信直鉉招辭既曰退熱血流之狀摘奸官人皆云目覩又曰五壯之妻責辱順才光州之吏傳言獄囚則其在審慎之道宜有一番查問而今乃勿論虛實不分是非直歸之於內傷致損眩亂獄情之科者寧有如許獄體哉實目之強覓獄案之彌縫猶屬餘事治獄如此而欲使死者無冤其可得乎雖曰由於扶抑之致亦難免踈忽之責矣直鉉叅酌定配檢官推官事在既往雖不深究其在杜後弊之道亦不可全然無警

並從重推考

補

同年順天人吳昌玉毆打妹夫金道觀致死。道臣徐有隣稟
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甥妹之間杵打致命。有關倫常。初以
田地錢兩教誘其妹。而私和終。又攘奪禾穀。尤無人理論。其情
犯可殺不可貸。而獄成於道觀致命三年之後。初無實目之可
據。且以詞證觀之被打後。屢赴打租之役。又有問喪之行。則本
非折跌肢體之類。而致命之過。辜限治為五日。此實昌玉可生
之法。文有難以情犯之克。寧低昂於律例。道臣傳輕之論。深得
平允之道。此等罪疑。合有叅量。獄體至重。不敢擅便。上裁
判付內甥妹之間。有此殺死之變。而其後情節。尤甚克。寧愆患。

渠妹與之私和及得拷音之後反奪所私和之文券至使其妹發告成獄以情以犯豈有可貸之道而道啓起疑深合獄體大抵情自情法自法殺獄實目為重而瘞埋三年無以開檢則實目無可據也傷處為次而既無屍帳則傷處無可論也詞證與辜限又是次第事而道觀被打之後出入村里非至一再云爾則詞證既左矣被打於初六致命於晦日其間日字恰為二十五日則逾毆打辜限至於五日之久辜限又過矣道伯之欲傳生議卿等之請從輕典皆得平允之體減死絕島定配同年金堤人趙以廉與趙希振爭詰仍使希振驚禡致死目道臣徐有隣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檢驗傷痕只有左膝皮

破處圍圓八分而已此外無一傷痕而實目之懸以驚視誠極
苟且帝振潛奸每丹為以廉所捉摔曳每丹之頭髮帝振使九
化仙招趙貴廉冀其解紛以廉之初不犯手可推以知矣貴廉
解每丹之髮携以廉之手同為歸去之狀九化仙屢被刑訊終
始一辭則其不毆打足為明證而帝振過飽夕飯纔又行奸之
餘羞愧恐恟之心一時兼發逆氣未降嘔噎致死實無足恠以
廉之執奸虛喝人情之所不可已者而其不毆打特為其年多
同姓故也今若直驅以廉於殺人之科則終非恤刑之道道臣
傳生之論儘有意見獄體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原
其成獄雖出於重人命之意而渾身上下無一傷處覓之不已

補

乃以左膝皮破一處為證左者固已駭惑實目懸錄日以驚禘
卿等所謂苟且云云猶是歇後語況以廡之所畜每丹卽人盡
夫之官婢也假令席振真有奸騙之跡而捕捉於奸所不可以
劫奪論席振又是以廡之族親而當初與席振相詰既在於官
廳門外真有犯手之跡則十目所視衆口難掩而無一人立證
從後執每丹之髻入席振之房暫與爭鬩旋卽散去之說昭載
查案其不毆踢亦可推知以此疑端一向同推殊非慎獄之意
嚴刑一次分揀放送前後檢官推官之不出意見苟合雷同拖
至四年者大是溺職一併從重推考

同年靈巖人金日東毆踢孫召史致死曰道臣徐有隣稟啓本

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檢驗屍體陰脬脫出是十日內必死之證
孫召史茅八日致命果符法文當初張召史以大隱阿只夢中
行奸之說出自孫召史率其女與婚並力摔曳足踢膝拶納穢
口中終至殺越則張召史卽此獄之嚆矢金日東卽此獄之元
犯大抵三人並力毆打而日東獨是健男則下手之克毒必在
日東不在張女而老姦之張女忽生代婚捨命之計自當首犯
隱然歸日東於解紛之地獄情由是疑亂張女竟至刑斃而日
東自初為正犯則固不可以張女徑斃有所傳生一人之死而
人償命殊非刑政之平允張女既死之後日東次律之論亦或
有審克之道而獄體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孫召史

補

之致斃傷處狼籍殺死丁寧而但共力同毆者即日東也日東之妻母張召史也日東之妻金召史也三人合勢或踢或摔竟至於殞命惟其為首為從雖難辨別而檢官只憑屍親請治日東之言以日東為正犯者未知其的當卿曹回啓中以日東謂以健男下手凶毒必在日東為說至以張女之首實歸之於代婿捨命之詐者何其寬於張女而酷於日東蓋其張女之當為元犯其端不一觀於自服之招可知其不能自掩今張召史徑斃之後無論首犯之在於日東與張女金女一獄豈有兩人償命之事乎當此疏鬱之時宜施酌決之典減死定配

同年扶安人趙五賁毆踢戾戍致致死目道臣徐有隣稟啓本

曹判書徐浩修回啓初檢時則脇肋之傷處狼藉覆檢時則臍
肚之最緊處腐消無形跡雖值暑月變動之時不過五日之間
被踢堅硬處若是消盡大異皮肉貼骨之法文苟非初檢之錯
誤必是覆檢之疎漏以此以彼實目太不分明所謂魚商緊切
者證而推捉無路徒以洞長傳聞之言勒歸之一次推擠殊非
審慎之體格詞證又甚模糊實目詞證既無的確可據道臣以
尋醫問藥之事為瓦戍致目他病之驗儘有意見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初檢傷痕則曰脇肋與臍肚傷處狼藉覆檢傷
痕則曰脇肋則微硬而臍肚則腐消無形初覆檢脉錄若是相
左實目可謂不明矣魚商三人皆是遊業之徒不知姓名之誰

補

某居住之遠近一畝散去推捉無路一次推擠之說雖出於洞長之招亦不過塗聽而道說則詞證又可謂不備矣不待道啓中常時抱病與否此獄之為疑獄斷無他疑况獄失檢驗之體罪有可生之端減死定配大抵殺獄文案有係人命為檢官者固宜十分詳審之不暇本獄案檢驗屍帳檢狀結辭依違朦朧致使重獄至於難覈之境不可無別樣示警之道初檢官問名拿處覆檢官不無詳略之別為先從重推考

同年靈巖人李鶴年毆打千犯同致死回道臣徐有隣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以檢驗實目論之則心坎乃是要害速死之處而傷處至於青黯堅硬則初覆檢之以被打懸錄事理當



然蓋此獄情不無一二可疑之端。屍親金召史之招以為鶴年扶執矣。夫曳地相關之際，頭部自觸巖石穿孔出血云。則頭部觸石之時，心坎亦安知不觸石乎？可疑者一也。無冤錄同心坎是速死處，不得過三日云。而千詔同則被打五日之後起動出入至十八日始乃致死，何其傷處最重而致命太緩？可疑者二也。李他官乃此獄公證，而其招以為詔同酒氣滿面，別無被打之色云。可疑者三也。實曰詞證既有三可疑，則道臣傳生之論儘有意見而不敢擅便。上裁判付內心坎雖是速死之處，觀其獄案疑晦多端，詔同自觸之狀、道狀、曹啓俱可謂善形容者。證之招酒氣滿面而別無被打，則醉中相詰翻轉觸石，豈非

必然之事乎至以鶴年受置渠家仍至致命謂之鶴年手犯之明證道伯結語中以鄉谷之與人相鬪擔置厥家生徵救療之物死索收斂之資如不滿意終至發狀云者實是透徹之見使卽酌決不至失刑減死定配

同年高城人元永辰毆打申成卜致死洪州人鄭龍伊毆打宋垣淑致死回道臣金尚集稟啓本曹判書李福源回啓凡係殺獄實目為重詞證次之今此申成卜傷處狼藉實目明白被打致死似無可疑屍親之初欲私和末乃緩告者蓋出於憑藉徵索之計看證之或曰不知或稱病死者亦不過周遮彌縫之意則無識小民鄙習常態不可遽以為不被打之明證至於辜內

病死無冤錄果有此文而蓋指辜限前傷處已平曰他病致死者道也而成卜則殯歟多日之後傷處宛然則傷是實曰病為餘事况前後諸招變改不一病之虛實亦未可知道狀跋辭始則曰元犯毫無可疑末又云不可直斷被踢者語相矛盾事甚朦朧酌決一款姑難輕議宋垣淑檢狀則實目在於腎囊而柔皮化為堅硬血瘡至於紫黑道狀中不足致命之說未免大錯以此要緊之處有此深重之傷而翌日能負柴擔又翌日能赴鄉會語不近理諸招信然則檢狀決是爽實檢狀真的則諸招自歸誣妄至於屍親之前後變辭跡涉私和充屬疑端勿論實目與詞證傷人與殺人必須十分鉤覈方可裁酌輕重元永辰

鄭龍伊並令道臣更加嚴查何如 判付內元永辰事疑晦多
端道啓之前後矛盾果如覆啓所論第以千證之招專歸於周
遮彌縫而不復辨其疑端者亦非綜核之政大抵殺獄雖以實
曰為主詞證若不俱脩則亦不可遽爾決折就以檢狀論之右
肋重傷至於致斃之境則決不過十日之限既過十日則傷處
之不足為致命之由可知眼下唇上之皮脫若是狼藉則覲面
可知傷處而聞其呻吟之聲其妻始知被蹴者何故傷處之在
右若由壓蹴則面皮雖或損脫肋傷必由拳蹴而又必在右者
何故右傷既非鬪毆之致則實目之以被打懸錄者何故屍親
之招則曰傷處萬得詳知云而萬得之招則以為不知屍親之

招則曰蒙放翌夜為永辰所蹴踏仍為委頓苦痛云而夏九之
招則曰蒙釋後二三日無病往來於洞中云永辰之招既曰自
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不在其家云而得海之招亦曰二十日十
八日同宿云爾則十九日之同宿與否何不更問金叱厘所謂
吾弟雖非被打於汝云云乍縛旋解曰足以雪耻拘留之事云
者既發於永辰之招則何不與之對質覈其虛實以此觀之則
不但成卜之死未必不由於他病其傷處之必由於永辰亦未
得其真贓有許多般可疑之端而無一二事必然之跡則今以
發汗腹痛等說歸之於周遮彌縫之科而以傷是實曰病為餘
事之論斷之以償命者實非審克之義也罪疑惟輕永辰叅酌

定配鄭龍伊傷處詞證彼此相左誠如覆啓所論而第有一款可疑無冤錄云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則不得過三日而腎囊乃速死之處硬黑即致命之傷而垣淑之死延至八日此其為疑不啻如申成卜矣且千連諸招雖果多出於誣罔苟且周遮何患無辭而乃敢以衆目所覩之洞會為證乎此一節揆以常情似非誣罔則是又一端也道啓意見不無意見反覆叅究宜有可恕之道減死定配

補

同年慶山人朴先旭毆打金順采致死草溪人陳風毆打金岳只致死曰道臣趙時俊酌決啓本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大抵酌決雖與稟處有異略舉獄事之根曰證招之梗槩以待本曹

之覆啓事體當然慶尚前監司趙時俊二度酌決啓本全沒事
實臣曹無以憑據覆啓該道臣推考兩罪因文案更令修正上
送之意分付何如 判付內朴先旭則詞證之難信傷處之不
明姑捨是設令先旭真有所打打是一度臀而所謂打臀非渠
所為二度加打又是乞人之自願火燃渠家巫其乘屋左撲右
滅手足睥睨奚暇打順采乎道啓之節略明知其必無疑而然
此因即令白放陳風則扇打岳只之頰岳只則口咬陳風之指
將打較咬咬反為重如使陳風邂逅致命亦可謂被咬而死乎
岳只之抱病長醉又被官箠備載屍帳明有證據當初行檢可
謂法外無恠乎道伯之撮要陳聞勿為推考此因亦令白放

補

同年密陽校卒尹龍云毆打僧來權致死曰道臣趙時俊稟啓
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檢驗傷處狼藉難掩成獄一款無容更
議而當初發告者非屍親乃假稱出使將校之全仁興則先發
制人之計極為克狡其罪一也假稱將校瞞告官行其罪二也
不干之僧震兩稱以同姓三寸其罪三也龍云之木杵打腰初
招隱諱其罪四也誦令龍云相與毒打而渠又結縛之狀僧奉
準之招既甚明白渠敢發明其罪五也未及五十里而將死之
僧謂之自墜橋下欲掩其毒手其罪六也凡此六條渠烏得免
造謀之律而特以巧譎粧撰之故委罪指使之龍云生出獄門
定配善地者萬萬未安其時道臣推考依時道臣條列全仁興

還因該府究覈得情何如 判付內大體殺獄定其元犯然後
方可論償命之律而至於此獄仁興龍云互為首從前後推官
之一定一否新舊道伯之屬彼屬此俱有所據尚無的斷蓋以
龍云之木杵猛打直歸之首犯仁興之上廳指揮只謂之原謀
然而就其文案而考之則當初龍云之認僧為賊指告執捉則
龍云未必不為原謀也仁興之笞杖間打兩膝蹴翻則仁興未
必不為首犯也即此一事亦難辨首從之別前道臣未執明證
一推一配頗欠慎獄之道推考全仁興還因更覈以為歸一償
命之地

同年大丘人崔者斤用毆打姜命三致死回道臣趙時俊稟啓

補

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死身旣已埋瘞於致死翌日則檢驗路絕實因無憑而命三之兄命瓦其茅莫奉旣皆以久病之餘添得別症與者斤用相詰之後仍為致死自初納供面任者證皆如屍親之招而因道臣推官之起疑於翌日埋瘞屢經窮覈始有屍親等觸膏打脚之招林雪男李應朱吞吐之供而畢竟蔡師龍者挺身立證乃為成獄外面觀之則命瓦兄弟不念同氣右袒元犯不為直告雖極絕痛屍體旣未檢驗私和亦無真賊而只據屍親面任晚後強招蔡師龍挾雜一言終以者斤用定為元犯七年牢獄已受百七十次刑訊者終涉黷昧且關後弊償命於不驗之獄難保其無冤求生於可疑之地不害為惟輕

云者道臣結辭儘有意見獄情既晦人命且重不敢擅便 上
裁 判付內屍體之輒埋翌朝屍親之右袒彼隻足為可疑之
端頭觸拳打之說既發於莫奉等之招腦拆脚折之證又出於
蔡師龍之招不可謂全無可據而但考諸文案叅以事理則屍
親之初頭牢諱既無私和之跡畢竟發告又在窮覈之後而蔡
哥之始若不知末乃立證專出含憾之意則其所為言俱無足
取信况命三本以久病之人又染新熾之疫猝地起動與人相
詰熱之所使半餉爭鬭歸家卽斃病之所添雖以者斤用言之
既是五錢未辦之形勢則安有一村私和之權力乎大抵此獄
未埋之前既失檢驗被打之時又無叅者則傷處有無何所憑

據詞證真偽又難卞別償命一款不可輕議令道臣叅酌決配同年長髻人朴之白毆打萬已致死因道臣趙時俊稟啓本曹判書金魯鎮回啓守男南北之忍與私和已是倫理之外天守之白之互作元犯亦為疑晦之端畢竟姜謂相梓曳之招金尚先金又丁一錫之供取為明的萬已臨死之饋酒天守百金之成券鄴鄴落空而當初買藥行毒之計又發於金順天之招則之白之為元犯斷然無疑而一向推諉尚不輸情請依前同推判付內當初造謀則同船諸人無不叅涉畢竟成獄則天守之白互為元犯而若論證叅則以天守為元犯時衆招皆歸於天守以之白為元犯時衆招又歸於之白將何所從乎推官道

臣輒以謂尚之粹曳砒礪之請買為其斷案而雜畚中錯者本非異事為他人買給亦無足恠以此明驗未知其恰當六年滯囚已受百餘次之刑實合惟輕之典減死定配

補

同年星州人慎廷臣毆打金盛根致死因道臣趙時俊查啓本曹判書李命植回啓此獄論斷惟在服毒與被踢之間而多有疑端檢至三四初覆檢則以服毒為實因三四檢則以被踢為實因前後矛盾查官主服毒之說道臣主被踢之見主服毒者全沒被踢之實主被踢者又捨服毒之狀以致意見各異端緒未定矣蓋盛根之山訟見落督掘太猛其所怨毒都歸於廷臣至與李東白相議其砒礪齋往之舉黃昏之時往訪廷臣初非

好意則必有登門起鬧之事廷臣之自為出踢或使其婢夫三
瓦踢之不是異事既踢之後許其止宿酌酒待之者慮其被傷
姑且厚待之計也為盛根者起鬧之本意既不見售忿毒漸加
遂以所挾之砒礪乘夜潛飲其房來見之時乃以被踢於廷臣
言及使之復讐者自初定計必欲移禍於慎家者也初覆檢驗
之時服毒證形畢現於檢驗之狀及夫道臣之行關使捉全瓦
又行三四檢則前檢未著之痕始著傷之小者或大微堅微硬
者或為堅硬遂成被踢之案矣李東白之於盛根為連姻至切
之間於廷臣為所不知之人豈為所不知之人做出無根之言
乎洪啓興招辭既曰盛根以撞觸於廷臣言及其房又曰盛根

嘔吐之水色黃且赤又曰急用米泔水則此是公證也若使右袒於廷臣則必諱撞觸之說右袒於盛根則又當諱嘔吐等說至於屍親之招三瓦之供服毒等說俱有掩不得者合以論之則先為被踢於廷臣後乃服毒以死之狀實為無疑若以被踢與服毒論其致命之由則又當歸重於服毒既以服毒為重則全瓦之未捕別無關緊於獄情慎廷臣自有當律不當置之償命之科殺人之律三尺至嚴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更令卿細閱詳究者疑晦政在此一款覆辭中先已被踢後又服毒云云可謂畫出真境如是分屬然後段絡無相渾淆始具詞案體格到今全瓦就捕與否元無係干於獄情卽令道臣叅酌決

勘

補

同年果川人黃莫介毆踢孫大老味致死因道臣李鎮衡稟啓
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傷處既是要害實因又甚分明雖以金
永已為莫介之心而腹部浮高之症房闔血漬之痕不敢隱諱
雖以莫介死中求生之言不過曰石塊所觸而已闔闕之實狀
傷處之狼藉亦不敢隱諱則詞證俱備道臣之起疑傳生一則
曰傷處柔軟非被踢之跡一則曰內傷實因本非法文以是起
疑而更查則可也以是而起疑傳生則決知其不可況孫大老
味醉後被踢則正合無冤錄酒食醉飽筭踏內傷條膝節脫落
本不足輕重於實因酌酒和會亦不足有無於事情而執此為

傅生之端極知其苟艱至若別無戕殺之心云云尤是意外大
槩殺獄其初則未必盡有必殺之心將舉歸之惟輕乎請依前
同推 判付內此獄事雖曰傷處甚明詞證俱備細閱文案亦
不無可疑之端吐血若由內傷則傷處必也緊重而今日柔軟
微哂若由腸絕則腸絕者不得過七日而今至八日者已是可
疑之端永已之招旣曰膏腹浮高云爾則死後傷痕必不至於
右肋屍親之招旣曰貼席苦劇云爾則翌日出往亦不近於事
理且其酒後相關開後和會俱係醉中之事則可歸之於邂逅
毆傷之科而不可歸之於故意毆殺之律本曹覆啓中又以為
醉後被蹴政合無寬錄酒食醉飽筭踏內傷條又曰鼻糞門有

補

飲食云而考諸檢案無此症形則斷之以內傷亦不襯着以情以法宜有叅恕之道減死定配

同年楊州人崔天柱毆踢仆庾位致死因道臣李鎮衡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檢驗傷處膏膺肩胛之紫赤大不過碁子乳脇臍膀之紫青體又為柔軟實因初非必死之法閹開六日之後短晷百里之行屍親諸招亦無間然詞證儘多可原之情推官道臣以洗冤錄手足十日之文為過辜限之據而斷獄辜限當以 大明律手足及他物二十日之文為主今忽以洗冤錄減縮辜限殊非重獄體杜後弊之意辜限內外姑捨勿論實因與詞證既無明的可殺之端道臣傳生之論誠有意見獄體

至嚴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肩胛之小如碁子脇臍之又為柔軟昭載屍帳之實因六日後百里行又發屍親之諸招則辜限之過與不過非可論也當初成獄既關後弊到今會推殊乖法意依回啓勘放

補

同年陽智人文德奉蹴踏金德希致死因道臣李鎮衡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大抵審獄實因先之詞證次之以言乎實因則渾身別無分明之傷處腎囊之微脹臍肚之微堅稍為緊切俱非被踢之痕以言乎詞證則蹴腹之說雖出金弼辰之招而叅之諸供俱無目擊不可以弼辰傳聞之言遽歸償命之科初覆檢官強以酒食醉飽等踏內傷為此斷案未免踈率道臣

補

結語以為德希之醉倒而德奉之扶起實出愛護初非欲害而偶然撞着過失傷殺者深得情偽此等罪疑之類當從惟輕之典獄體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實因既無可執詞證又是傳聞道臣所啓偶然撞着過失傷殺云者可謂的確之論即令本道勘放

同年京人李千奉蹴踏盧漢傑致死因千奉妻朴召史擊錚行查本道道臣李亨達查啓本曹判書金魯鎮回啓千奉既以蹴踏盧漢傑折脚之意自服於司憲府及本曹千奉之父至於給錢救療而漢傑傷處者審之際漢傑指千奉而謂其妻曰此是折吾脚之人云則千奉之蹴殺更無可疑故已為完決刑訊者

今已四年而到今千奉之妻乃以漢傑追逐其夫自致違骨致死等語飾辭呼籲欲為伸救之計獄案已成不可以稱冤有所容議請勿施 判付內比獄事向來一判堂甚以為疑案至請審理卿等更為親執詳閱出意見論理覈奏本曹再啓漢傑之致命專由折脚而漢傑臨死之時明指千奉蹴踏之狀千奉推問之際亦言漢傑顛仆之實況且檢驗實因明白無疑不可因其妻自明之言遽開重囚傳輕之路故置而勿論今承詳閱稟處之 命藹然欽恤之 聖意溢於辭表臣等取考文案反覆叅看則三月金來傳於漢傑妻之言曰汝夫疾走追逐跌足巖穴仍為顛仆故烽軍突入以足蹴踏云云則三月金之所傳可

見其實狀若使漢傑先已跌傷於巖石之間至於折骨則千奉之從以蹴之雖極克憐以其折脚不必專歸於蹴傷且以事理推之漢傑雖或跌仆於前而其同行所由之追者在後則千奉之或恐被捉決不可恣意蹴踏此不過恐其復起還追因以乘勢推擠者亦或無恠漢傑折脚之在於跌傷與被蹴不但同行人之所不能知渠亦必不能詳知則臨死時指千奉之言固不足取信大抵獄案以詞證為主而其同行書吏及所由之招皆以為追逐之時漢傑在前渠輩在後俱不得叅見云爾則只以死者之言屍親之告斷案償命恐欠審克而獄案旣已完決因推累閱年歲今難輕議 上裁 判付內巖上隄還此奔彼逐

躋足折骨元是至易之事千奉更蹴漢傑於既仆之後不但詞證不備雖以與漢傑伴往府隸右袒漢傑之心亦不以千奉足踢納招則據此一端足為疑案此外卿等論理之言亦甚的當罪疑惟輕實合審克之政減死定配

補

同年洪州人鄭福才毆打林貴哲致死因道臣洪秉績錄啓本曹判書金魯鎮回啓林貴哲以卽日致命專由於項折而項折委折極涉疑晦終始叅證之最緊者莫過於許瓦夢而只曰拳衝脅膺不曰手犯項骨而畢竟傷處不在於脅膺在於項骨反覆叅互實所未曉且林貴哲之今妻乃鄭福才之棄妻因憾殺死跡雖可疑平日含憾未見顯跡况當醉不省之時決無必欲

殺之心蓋其一推一擠之際自底或顛或仆之境醉後無力之身自致拗折謂之由福才而拗折則可也而直歸之為福才所拗折則恐非審慎之道論報傅生之推官卽當日之初檢官而其所云殆近戲殺不可直歸於戕殺之類又曰殺殺人之人者所以止殺也苟無明證而必殺乃已則烏在其止殺之義也云者足見其酌量情法之本意獄體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林貴哲之項骨無論自致拗折或渠拗折大都兩漢俱在昏醉之中元無戕害之心則律文所謂戲殺實為此獄準備檢官報辭中無殺人之本意又無殺人之明證而必以償命為主則烏在乎止殺之意也云云意見的確辭語周詳深得審恤之

體卿等之見亦無叅差豈非僉謀詢同者乎特為減死定配

同年公山鎮營校卒劉太先梁明輝拷打呂光植致死因道臣
洪秉績稟啓本曹判書金魯鎮回啓太先等之以鎮營校卒譏
捕賊黨乃其責任光植稱以傀儡雜術行已殊常決非良民况
其膝下周牢之痕明是前日作賊之類則以調察之任逢殊常
之人結縛盤詰施威拷打不是異事但二棠執賊既非賊物七
日逗留不卽告官終至戕殺反稱服毒其憑藉作弊之習拷詰
過酷之罪自有當施之律而與侵害良民私相鬪鬩者不無差
間則比之無故殺傷斲以償命揆之情法恐欠平允斲獄之法
檢驗為主而初檢則曰服毒再三檢則曰被打而三檢官又以

銀尖之色乍變旋収為言檢體既多變幻獄情轉益疑眩當該
檢官等一並從重推考服毒之時既無叅見檢驗之際又多違
錯反覆叅究終所莫曉此等罪疑之類合施惟輕之典獄體至
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檢狀之三變尚屬罪疑之科詞
案之相左亦由摸索之致且考屍親之招太先明輝兩漢之間
亦不能的指先犯即此一端尤合惟輕並叅酌定配

補

同年南原人孫白孫毆打文於仁老味致死因道臣徐有隣錄
啓本曹判書金魯鎮回啓已經埋葬雖未具格檢驗顙門破碎
流血狼藉當日致命詞證俱備支板木一打頭部之招渠亦自
服便是承款成獄償命更無可論間因白孫妻之在逃許久停

刑者未免失格欲問奸情有無則已經當面顯斥欲問鬪鬩光景則又係以妻證夫此獄輕重無關其妻之逃避與否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於仁老味欲奸白孫之妻既入房中至被白孫妻之自告則勿論成未成雖謂之登時捕捉可也白孫之一番猛打其勢固然雖使致命何至於償命乎況不為檢驗終是未具格式揆以獄體宜施酌減之典特貸一律定配

補

同年文義人鄭太孫毆打梁海達致死因道臣李崇祐查啓本曹判書李命植回啓殺獄論斷之法當以詞證俱備實因端的為主次當叅看事情今此鄭太孫獄事詞證則深夜山村元無他人之叅見實因則腎阜微堅亦無血癰紫黑等色初覆檢皆

言長七寸足踢之痕豈至於七寸之長相鬪在於二更絕命在於鷄鳴腎阜雖曰要害無血癰不紫黑何其致命若是暴急乎又以事情叅論則契會在於巳時相鬪在於二更巳時後二更前梁海達遲留於何處契會時不醉相鬪時泥醉則復飲於何處諸招無一舉似太孫亦云不知凡此數端皆是可疑二更之鬪鷄鳴而死此傷非太孫而誰但欲諱輕重間犯手並諱其母之見擠以各立昏夜果未目覩云十四日二更之月雖使雲暗豈有不見其母顛仆之理乎大抵其心則初無必殺之意其事則出於擠母之憤此或為可恕之端本既多疑又有可恕則真所謂罪疑者而獄體至重有難輕議 上裁 判付內深夜山

村兩人相鬪而一生一死屍有傷痕殺人之目自歸生者大凡殺獄始因微細而成開遂至轉輾而致斃者十居八九則其心之出於必殺不必殺不足較計而但足踢傷處之方圓痕癰昭載無冤錄海達傷處長為七寸而初不方圓硬止微堅而且無痕癰已時罷會二更帶酒實不近理蓋此相鬪時泥醉決是從別處討飲既從別處討飲則安知非更從別處逢打乎種種事端多屬疑悔子之衛母倫理之常其母被擠於人而其子往救之昏夜莽蒼之中設有乘憤一踢攙着要害之事有難直驅之於殺越之科續大典殺獄條曰其父被人毆打傷重而其子毆打其人致死者減死定配被擠受打雖有輕重亂毆一踢亦有

重補

區別以此分曉自可旁照論以獄情不無二可疑之事叅以倫理又著一可恕之端以此以彼傳之生道不害為惟輕敦俗之道鄭太孫減律定配

同年松禾安宗冕被刺於文會所致死先是邑人吳命淡被宗冕搆訴杖後致死其妻鄭女離宗冕欲報有女不嫁宣言願許刺宗冕者及宗冕殺死初覆檢官以鄭女為正犯因鄭女子吳致弘擊錚本道查啓鄭女常有嘗膽之語同推云 判付內此獄暗中模來之事元無把捉之端只憑屍親之指疑勒謂鄭女以首犯寧有如許獄體更為論理狀聞癸卯更查道啓吳億春以命淡之侄既抱杖怨甘心下手依法償命鄭女潛嘆從侄借

報舊讎嚴勘金奉主貪財色而內應以隨從擬律云曹回啓億
春刺殺宗冕無辭自服而鄭女之指嗾戕害不為直陳窮覈勘
斷金奉主之借鑄內應不知億春之行兇云者萬萬狡惡更令
嚴查啓聞云 判付內此獄之更令究覈者蓋以情節則至兇
悖也詞證則沒把捉也反覆叅閱決非一女子之所獨辦到今
疑端漸露真賊難掩畢竟元犯不出所料天理孔昭焉敢誣也
大抵億春之自初所為言言慌亂訛訛閃忽門外之先到獄中
之潛囑已極殊常而盛論平日之厚誼惟恐不知強覓伊夕之
厭餘作為明證前後排布無非泥斲之闢而許多脉絡真成春
雉之鳴借鑄之事渠既自服持杖之跡人莫不疑始於周歲之

後三查之下乃以一二和應之狀無辭承款蓋億春之於命淡雖有豢養之恩不過總功之親至與鄭女卽是杯酒間小惠則必無因此而效死之理況半夜刺人何等重事苟非平日之切齒決無一夕之生心所謂私嫌亦一先天事也攘鷄之宿謗甚微借騎之交契益密為人復讎縱間俠士之舊習好生惡死可見常情之同然則始因一睚眦之少怨終行三尺刃之亮謀萬萬不近不可以平問一服遽定疑案正犯異億春更加嚴刑此外隱情一一取招以聞鄭女常抱復讎之心曾有懷刃之行早晚必報之說親戚聞之隣里傳之乘其讎人之在近潛與從姪而同事理所必然明若觀火然假手之計旣成挺身之意漸縮

醞釀之跡一味牢拒究厥情狀尤極巧惡令道臣分付推官亦為嚴訊取服金奉主則甘聽約婚之說指示箴鑠之處則隨後之律固無間於入睡一款而內應之跡終未盡覈刃血之說亦無究竟嚴刑更查之意一體行會因道啓曹回啓吳億春業已承款考覆啓聞金奉主合置隨從之律鄭女既無執捉之真贓而一向驅之於同情之科恐非罪疑惟輕之義云 判付內並依回啓施行鄭女則情出為夫到今別無可問之端放送

重補

六年康津張永浩毆打私奴銀南茅三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銀南得病三朔其嫂奉丹謂是鬼祟與銀南往見永浩懇其符術則永浩泥醉不省口誦真言以木椎石塊擊打房壁時銀南

傷其要害致死論其所犯有難輕議而但各人所供莫不曰醉中失性屍親亦曰非永浩之欲打而打之云則原情定罪斷以次律實合平允之政云 判付內道臣跋語以醉失常性主於原恕者誠未可曉殺獄之顛狂輒貸一律則欲殺人者必先飲酒及其獄成則曰非我也酒也是豈不大闢後獎乎醉後二字宜不舉論本獄考之傷處叅以詞證則有足覩破者屍親以德初招則曰永浩持石塊入房中巡巡壓膏再招則曰永浩以燠造形石塊亂打門闕之時一番橫觸於銀南之膏膺又曰且以石鑿磨膏膺以德卽受賂屍親卜萬之妻則後招之異於前招若有可疑而茅以招辭較諸傷處則巡巡者屢次之謂也而銀

南傷處不過是心坎一處則豈不與再招中一番橫觸泐然相合乎既是橫觸則大異故殺以此傳生綽有餘裕醉後云云不亦左乎心坎傷痕知其為橫觸則斷以大辟有非審克之道永浩特為減死定配南土雜術誠一痼弊而所謂永浩稱以兩班曰以逐鬼作符誦經誑惑人心此其罪浮於本罪今若尋常決配則到處有誑惑之弊他人無懲戒之道配所以咸鏡道穩城府磨鍊

重補

同年洪州李禿巨手擠星福觸石致傷翌日致死初檢實因醉飽被毆覆三檢被打道啓蒙駭村童擲柶賭草之際互相推擠卽是常事而星福以病風蹇脚易為擠仆仆輒磕傷理亦似然

重補

星福未死前不必歸咎之言諒亦無恠事出遊戲容有可議之
端云曹回啓星福年纔十歲禿兀年過十七年齒相懸強弱不
敵不可以童豎之遊戲有所容恕李禿兀嚴訊得情何如 判
付內事出遊戲病有先祟容有可議之道而實因分明傷處狼
藉實為難決之端又於屍親各人之招俱以兒輩遊戲間事屢
次納供終不變辭况死人星福言內以為非禿兀之故欲害我
不可以殺人言則致令叅恕似不至失刑道臣結辭中三條疑
端亦是的确以此以彼不必一向滯囚令道臣叅酌勘律處斷
同年醴泉丁若弼以毆殺其族叔丁載範繫獄訊推其妻李召
史擊錚原情內矣夫九寸叔載範偶得狂疾醉入媳母殯幕裂

破魂箱犯打屍樞胤打矣夫又入媳族載大家持斧斫柱旋往
矣奴仁得家槌碎釜鼎毆打其父驗發則仁得視其父被打縛
打載範後奔告載大則載大使其婢夫范金加縛毆打載範氣
窒致死則載大畏屍隱埋而仁得以矣夫結縛樣誣陷推諉分
揀玉石云行查本道甲辰道啓互相毆搏者若弼也秘喪匿屍
者若弼也此獄正犯若弼而已丁載大初既越視不救末又挽
止發告者人理蔑絕奴仁得借威助虐以逞己憤又欲自脫專
諉其主者亦關名分並施當律云 判付內京外殺獄文案前
後何限而惟其情跡之隱晦倫常之變恠孰有甚於此獄者哉
自早至暮反覆究閱載大若弼之間終未得其為首為從之當

在何人檢狀查牒之語營題道臣之辭或失於懸空或涉乎臆
決均之為未允當之歸此文案卿等除尋常另加聚精爛商指
一的確稟處曹回啓與道啓同 判付內新判堂與亞三堂更
加考閱出意見稟處曹回啓載範本以酗呶之人多有狂悖之
行突入若弼之家毀破殯幕裂破魂箱則若弼之乘憤毆打情
理道理之當然仁得憑藉若弼之言始為結縛則以其私憤踢
打要害之處難保其必無而旣因若弼之指揮則主使之律歸
於若弼仁得當為隨從謹稽續大典殺戮條有曰其父被人毆
打傷重而其子毆打其人致死者減死定配今此若弼之母喪
載範毀殯裂箱則若弼之痛心必倍於生人之被打以此比律

或可為傳輕之道 上裁云 判付內事係倫常不可以遽然酌決卿等與其時道臣爛商草記曹草記內其時道臣趙時俊以為若弼無手犯之事則丁哥諸族既多渠何必獨自擔當質問其處置之道若弼方在母喪未葬之中豈無他族主管之人而躬自營辦渴奠者必是著意於渠之致也若弼之為正犯無疑云 傳曰既有叅情之論又有準法之請有難指一決折發遣郎官叔議大臣領議政鄭存謙以為始既毆縛之主使末又歛葬之自當及其索屍之際渠自發開草灰若弼手犯斫然無疑云右議政李福源以為若弼為首斫然無疑曹啓之以打破殞幕比之其父被打未免推之太過云 傳曰更具卿等意見

指一票處曹回啓臣等意見與諸大臣獻議實無異同云 判
付內朝家於此獄事求生必死業已屢度槩其獄情關係人倫
叅閱經歲迄無處分行查本道曰正犯問於秋曹曰正犯遍詢
于時原任大臣而亦惟曰正犯以至於按問之前伯牢守初見
傅生之該堂稍變前說到今獄體便同國人皆曰可殺可謂末
如之何矣本事顛末俱在文案及獻議不必更煩臚列從衆議
之外無他道若弼之執定元犯事及丁載大奴仁得等以隨從
刑放事並依議施行乙巳道啓仁得獄中呈訴忽變前招以載
範戕殺屬渠首犯誣主之罪償命之律一辭承款是必仁得與
若弼同處為所怂恿云曹回啓一獄之內奴主共繫甘聽怂恿

變幻事實直驅正犯於已死之載大情狀駭惡仁得嚴刑遠配
若弼連加同推云 判付內檢驗同推外本道會查者一矣該
曹覆奏者四矣大臣收議者一矣獄體雖嚴人命雖重朝家雖
桎欽恤許多獄案中豈於此囚獨為留難過加審慎至於遍詢
不知止哉誠以仁得若弼載大中若弼之斲為元犯未見其必
然也載範若弼雖曰相毆載範則醉酗若弼則逃避鬪鬪之際
強弱頓異載範致命可見其不由於被毆載範被縛之後當夜
行亮他無者證仁得之縛載範非為其主之受毆即因其父之
被打則毒拳猛踢不言可知前後檢官查官之姑捨犯手之仁
得而必以無者證不分明之若弼硬定元犯者槩以起鬪於若

弼之家被縛於若弼之奴渴葬於若弼之手叅以情跡儘有疑
晦之端而殊不知搆讐者雖若弼而逞憤者實仁得也甘心者
又載大也然而道臣曰若弼元犯也該曹曰若弼元犯也大臣
亦曰若弼元犯也衆口一辭便成鐵案年前判下槩不欲力排
諸議偏主已見姑令施行猶存然疑今因道臣之還囚仁得忽
於經年之後謗書承款脩陳情節以外面觀之則獄老生奸往
往有之若弼之威脅仁得愆惠仁得使之自當者容非異事而
若弼仁得既是奴主之間則威脅愆惠宜其久矣而何故立證
於前變辭於後判然若兩人哉此槩還囚之後自分其有罪難
逃同獄以來亦愍其無辜就死許久隱忍畢竟款服不待盤問

容易首實者足見良心之猶不泯乾道之本好還也載大蓄憾
於斫柱之舉售嫌於同堂之親結縛而不知救殞歟而不知哭
教誘孤兒而沮戲發狀指揮悍奴而搆陷本主究其情狀有浮
於仁得而既已刑故今屬勿論若弼滯囚雖四五年訊推亦累
十次而當初所犯只爭首從之分耳頃年叅情之論未見其十
分襯當到今反案之後亦不可遽然全釋姑為減死定配仁得
則令道臣更為具格狀聞庚戌 別諭內朝家於此獄既行查
又收議既收議又行查至三至四不嫌煩複而終不能釋然去
疑者非疑於若弼仁得之孰首孰從疑其載大若弼之孰為元
犯也及夫載大之案畢露若弼之情始伸則仁得之具格結案

重補

茅因渠之自首姑示獄體之重而已豈真以渠硬定不易之元
犯哉載大而非元犯則若弼固無可生之路元犯既歸於載大
則若弼酌放已非失刑況於在載大在若弼俱不過為隨從之
仁得乎設使仁得躬先手犯一則為主也一則為父也以其為
主為父之心豈忍任其狂酗毆傷之無所不至而袖手傍觀也
律文則其父被人毆打傷重而其子毆其人致死者特許原恕
豈非可據之證左乎以此以彼傳之生議斷無可疑仁得特為
放送

七年慶山河才迪毆打金守太茅四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守
太之劫逼寡女情極陰亮才迪以同氣同堂之親結縛拳踢常

情固然叅以情法似有可原云曹回啓伊夜河哥四人或戔或縛才迪既是親嫂叔則打下必倍於元來等而家人共犯只坐尊長則才迪當為元犯然守太乃以果欲劫奸納供則此與奸所捕捉無異鄭女又是寡居則才迪當為家長 大明律有曰夜無故入人家而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今此才迪之登時拘執至於毆打者實合於夜無故入人家之法文叅情擬法合有商量之道云 判付內折獄之道無出情跡二字而至於此獄論其跡而無可執之端原其情而無故殺之意則檢官之結語道伯之跋辭未知有何所據夫盜人家嫂在法難赦守太致死卽渠自取在才迪憤痛之心雖卽地猛打仍以致命猶可原情

重補

而傅生况伊日舉措太涉雍容一場叱責暫時驅出之外初無犯手之事則從何以謂毆打之最著乎河哥三人之中首先猝曳者件里男也從後結縛者元采也若才迪則來於最晚之後挽解於既縛之時苟有欲殺之意因勢下手夫孰曰不可及其肆惡亦不過逐出柴門則以情以跡俱無可論特以親屬最近之故死者逞憾之言不分首從遽然決定而其所決定亦只以被告懸錄寧有如許獄體前後檢官及其時道臣并從重推考河才迪反覆獄案實無可罪之端特為分揀放送

同年平壤韓孟松縊殺吳雪眼實因結項雪眼妻清環奸成江而孟松即清環之義父也以謀縊雪眼成獄道啓此獄自縊被

縊本不分明謂之自縊則雪眼雖激憤宜無自縊之理謂之被縊則雪眼壯男清環弱女束手被縊似不近理孟松以清環之義父與雪眼本無嫌怨之事而清環既斃則孟松合施惟輕之典云曹回啓造謀乃清環首犯卽孟松依前同推云 判付內大抵獄體一人致斃一人償命自是當然之理此獄則三囚互為元犯八年未覈真賊雪眼之死似非弱女之所辦而造謀者卽清環也孟松之罪不過屍帳之掩匿而愆患者亦清環也以至去次里滅跡之說池成江交騙之舉皆在於清環行兇臆之後則此獄原犯明知為清環先已致斃孟松尚此滯囚揆以獄理實甚無謂雖以加功之律擬之於孟松前後受刑殆近二百

重補

次足云懲渠所犯到今傳生不害為曠蕩之政令道臣叅酌決放

同年開城府金龍龜以其女為丁震玉子婦者飲酒致死率其妻及兄弟隣里人乘夜齊到震玉家結縛震玉父子及震玉之母安召史交手毆打而翌曉安召史刺項致死里任報官以自刺初覆檢以頂心骨傷喉下刃刺實因錄以被刺里任權泰雄招內安女流血而坐自言吾寧先死之狀果為目擊而未見其自刺時云龍龜妻朴召史招內龍龜之族金重哲以杖擬安女曰汝之孫婦橫死皆汝所為云而為其老未嘗下手云留守鄭昌聖親自推覈金龍龜自服結案甲辰獄具而上 判付內此

囚已捧結案將行詳覆大抵獄已具矣但當依辟處斷豈可以一時然疑之臆料容議於殺活之間而然疑之外更覺有原恕之端焉此而無言殊乖慎獄恤刑之本意致死安召史孫婦金女之飲毒與否必須分明剖析可無多少疑端而原文案此一款未免踈漏此一可疑也正犯金龍龜之為報渠女之讎往打安召史也干犯卽龍龜之妻也兄也房也四寸也八寸也九寸也異姓族也同里人也凡為十許人之多同時作黨并力毆打時則况值暮夜無知之際也其縛自誰手打在何人孰重孰輕孰緊孰歇雖以屍親子婦若孫之共處一室者猶不能別白指告此二可疑也屍親丁哥招內龍龜妻朴召史亂打其母尊位

李哥狀中丁哥母安召史自刺致死里任權泰雄亦以為吾寧
先死之說渠既親聽於安女云則打之者朴召史也刺之則渠
自為也正犯之畢竟承款無或出於推諉不得自甘一死者耶
此三可疑也重哲之擬杖老婆至謂以孫婦之非命橫死皆汝
所為云爾則雖出於朴召史自明之招而守臣既以此作為頂
心打破之證左若非重哲漢手勢則如朴女殘拳弱毆豈有卽
地露骨之舉乎此四可疑也至於區別其被刺自刺之分檢官
意見非無所據刀背既在右刀銛又在左右手起手從何知之
况無一人證叅然而徑定曰被刺得無率爾之嫌乎此五可疑
也行亮刀子果然有血染之痕置在厨間屍親妻拾納云而抑

又有起訝者安女死後出入房中者自有人焉安知非厥漢輩
欲避干犯之名移置刀子於厨間要作龍龜之所為者耶此六
可疑也安女七十垂死之老物也藉令龍龜不刺觀於屍帳傷
處渠雖欲生存誠末如之何矣此七可疑也安女被打後入房
病卧而渠之孫子甲孫在安女之傍而安女時未物故刺之在
人在已寧有不知之理而甲孫招全事牢諱果何委折此八可
疑也右項八條疑端姑且置之龍龜女之忽地致命在於媳祖
母安女之家龍龜之致疑卽天理人情之所固然藉令金女分
明自決而安女無作俑之事安女之於金女常常侵困備經苦
楚轉以至於齎寃辦死之境此安女殺之也挺與刃無異者政

重補

為安女準備語又思之威逼人致死本自償命當償命之人為金女父者乘憤必報夫誰曰不可謂之擅殺以不告官律論可也謂之枉殺以償命律論不可龍龜傳生然後可以正舅姑之義而敦父女之倫此亦崇教化之一大關按金龍龜加刑一次減死定配

同年大丘徐膺復毆打崔允德翌日致死其子亨曾擊錚原情內矣父為允德父運爰所打故矣叔膺海及矣身與允德扶執相鬪而允德以數年瘡痛人翌日身死云令道臣查啓甲辰使之依前同推庚戌別諭內朝家自見此案深愧教化之不敷大抵渠之兄弟若爭死則畢竟並生愚夫之所知渠等乃不能

辨此三尺重典之互欲督當雖不可責之於如渠禽獸不若之類而並與一時訊推推諉不已卽此渠等之罪可謂殺無赦卿其捉致營庭親執箇箇嚴訊誨之以兄弟之倫在於五常以何心腸必欲視其抵法而不欲相救委折反覆詳覈仍以虞芮息訟率教大文縷縷剖析如卽輸款具格狀聞前道臣鄭昌順洪檇論啓殺獄細事在所不問倫綱所關宜所扶植膺復兄弟宜置一律云 判付內徐膺復之獄殺死之本獄屬之餘事以鄒魯之鄉有蔑倫之舉此為一方之羞恥古之民兄弟爭死今之民兄弟推死氓之蚩蚩豈有古今之殊而治隆於上而俗美於下則不提誘而自然知爭死之義反是則非但不爭死反欲推

重補

死何誅於膺復何責於膺海此所以朝家自咎而自訟不敢放
忽者過今因論啓更又反覆細繹不覺燭屢跋大抵治不隆俗
不美職由於朝廷之教化不明聖人豈不言不教而刑乎不徒
是也朝家每見似此文案未始不掩卷不樂者久之只以原獄
情實言之則死者之有病無病姑無論共犯則共犯不分明則
果不分明如許干科多付生典令道伯膺復嚴刑次次準三次
放送仍屬本邑奴案膺海捉來嚴刑三次

八年開城府韓命柱妾福德以埋亮事乙未獄成戊戌因福德
子孝信擊錚回啓更查是年議啓 判付內殺獄之疑晦者何
限而有屍帳實因焉猶可細心推究而無形跡沒把捉者未有

如此獄之甚名曰咀呪之獄而所謂咀呪者直是點昧之捏合之耳始因婦女之猜嫌無以巫卜之誑惑積小成大指疑為真一經繙衣之啓而遂成斷案矣朝家於庶獄未嘗或忽焉丙申年該留守之查啓也非不欲卽地決折而經年重獄有難容易勘處姑令究覈從茲福德之斲以死囚者其目有三焉一則饅頭置毒也一則拜竈祝願也一則八處埋堯也若謂之置毒則韓命柱招中癸巳歲初其孫福彬之往見福德也福德背坐不受拜云拜且不受則宜無饋饅頭之理雖或饋之福彬宜無受喫之理正月服毒之人決無八月始死之理而腸出之說元男旣稱不見則此一節已為落空若謂之拜竈則此係極陰

秘至姦隱之事福德雖甚愚迷昏夜膜拜暗地祈禱則容或可也而乃於金女所聞見之處攢手發口云者萬不近理激憤錦與錢之致疑至祝偷竊人之卽死者婢妾之賤無恠有此等舉措此一節又涉構捏若謂之埋亮則步瓶射箭之說已極虛謊妖誕而況此主張者林女也指導者林女也金大黃老郎德之嗾囑呂串致金奉伊之教誘者皆是林女所為衆口同然一變前招此一節尤屬虛妄凡此三條皆不近似而雖以埋亮一條言之喪威震剝之餘一朝掘出穢物則其母其妻之心深幸罪人斯得先經命柱之眼顯數福德之罪然後深箴篋笥以作真賊者事理則然而今乃曰留之無用卽投浦口云以此陷人人

孰信之大抵命柱者以財則饒富也以年則衰老也辛卯鰥居
之後福德始為同室命柱則日益老昏福德則况多子女嫡庶
之間易生釁隙為命柱子婦暨孫婦者或慮家政之漸侵或恐
財貨之見奪未嘗一日忘福德而數年之間三喪荐疊新悲舊
憾積不能堪思所以動命柱而去福德者尤無所不用其極惟
此咀呪之變即命柱數十年前所親經而驚心者而其事最難
明其言最易入故假托疑似之跡潛售恐動之計曰置毒曰拜
竈曰埋冤而五十年率畜之命柱亦且惑其說而發之官庭驟
見則端緒錯出徐考則脉絡相連究其設心用意吁亦巧且悖
矣八十垂死之女至今滯囚脩經刑訊究竟無期所可恠者御

重補

史按覈時福德之三子一女若兄若婚之嚴刑取招者非惟失之已甚抑且法典之所不許也所可惻者福德之子女尚在覆盆之下不齒人類此亦王政之所不忍也方當審理之日宜施曠蕩之典福德特為放送干連人所犯雖有輕重淺深之不同而既已反案之後不可以事在年久而置之不問金召史金大黃老郎德金奉伊呂串致鄭之成金命濤金興喆等已故者外並嚴刑一次懲礪放送之意分付本府留守處

同年鳳山朴奉孫踢打裴從男茅四日致死實因被踢道啓從男之於奉孫父亦有曰子曰父之義而發怒於稷石之慳許下手於同居之繼父奉孫之為父捍禦秉彛所激而愚騃自恟不

肯首實續大典其父被毆重傷而其子毆其父致死減死配奉
孫事庶或近之云曹回啓 列什內被告人奉孫卽者斤尚親
子也被死人從男卽者斤尚義子也從男於者斤尚稱父稱子
一如奉孫則父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因一稷卮之微
至有詬辱之舉詬辱之不足恣意下手轉以至傷膏而出血雖
在行路之人若具秉彜則固當扼腕而憤毆之況為奉孫者雖
沒省覺目擊此狀豈有尋常看過之理其所挺身捍禦出力拳
踢卽天理人情之可已而不可已者原初成獄未知有甚所見
而朝家以為失着道伯所引續典中減死律文亦未十分襯當
以義子而毆義父豈或方之於路人之毆傷乎象魏懸法風教

重補

為先律典有無初不必援引奉孫卽為放送

同年金城金萬泰毆打姜賚石茅六日致死實因被打先是其兄萬賚擊錚原情內姜賚石泥醉突入侵責老父俊芳里人及賚石之妻携手歸家俄而賚石復為趕來故矣茅萬泰閉門不應則賚石獨自往來自顛自仆跌墮於石角之狀老少男女無不叅見矣父驚悸之疾因此危篤而賚石負柴打粟聞矣父病重生恟自斃將差捉出矣病父則萬泰素有孝行自言毆打代囚受刑云本道查啓一人之獄父子被告事係非常當有取捨故俊芳放送萬泰為元犯而萬泰之毆俊芳之觥較其傷處俱不襯似云曹回啓萬泰之或慮歸罪於其父督當自服者有可

原之端云 判付內比獄元犯要不出俊芳萬泰二人而父子
同力初聞再聞或憤其親之受辱而下手起鬧或恃其年之既
老而執髻相舐轉轉觸傷目仍致命由我之律渠輩亦所不辭
三尺至嚴有難容貸而細閱前後詞案亦不無一二叅怨之端
大抵屍帳傷處有被打痕有被舐痕而屍親初招以打屬萬泰
以舐屬俊芳由前而言則萬泰當為元犯而傷處之或硬或堅
者多是舐觸之跡當初犯手雖由萬泰末後致命似不專在於
被打由後而言則俊芳當為元犯而非但看證不實被死人贅
石一往再往乘醉作挐之際無恠其渠自顛撲至於觸傷唧膏
面啓中拈出三條疑端以打背舐膏皆付然疑之科竟以凍庭

重補

翻轉觸地觸石為不是異事云者亦可謂不無意見不然則俊芳雖曰犛悍豈如渠七十之人何能猛力舐觸乎父子督當互相爭死此可見倫理之不泯而論以獄體自有難卜者家人共犯只坐家長俊芳烏可免償死之律然實因詞證既未十分明的則老幼特被哀矜之文政為此獄準備俊芳萬泰等分首從酌決後卽為狀聞

同年永興孟才云毆打李千歸翌日致死實因被打因道啓曹回啓一人致死六人滯囚以干連五人酌放之意論啓宜有欽恤之道而孟才云與謀殺人命情理陰慘慙有不同千歸之過去孟村乃在開東時頗似曉夜作賊之蹤則才云纔經火賊安

得不致親如盜賊追捕如盜賊乎况恠而詰問聽而不答衆入跟到徑先拔刀故才云等不知為平民彼以刃而刺之此以杖而拒之互相撞打而才云等之不死於刃千歸之獨死於杖特以衆與寡不敵幸不幸有命而已刃刺之下理難拱手杖打之舉意在自救若使彼此俱不死而對訟於官則刃刺之罪當重於杖打而今則此生而彼死情雖可恕法固難貸云 判付內凡斫獄之體不過曰情法情苟可恕則法亦隨輕此所以有寧失之訓惟輕之論也大抵此獄細究其情反覆叅商則千歸之死非死於才云之手而實死於渠所拔出之刃方其曉色熹微松陰森密之地何來一漢隱身急步背包囚首行止殊常則以

才云新經賊變之心其疑而欲追追而欲捕者盖亦固然之勢也如使千歸明其非賊而任其追來雖至於受困之境庶免其被打之患乃反拔出白刃直前行刺雖無才云家行賊之物而實有追來人刺害之心當是時也才云之杖安得不重打而衆人之手安得不共犯乎然則殺千歸者雖曰才云而千歸所以至於死境者以其拔刃之故也使千歸若無拔刃之舉則才云之杖豈至於必殺乎才云所以一打再打至於衆人之共打而不暇念其重傷者一則以拔刃之故而明知其為賊也二則以拔刃之故而急欲其自救也白晝拔刃較重於夜竊人家而明其為賊無過於以刃執賊則此與無故相殺及有意欲殺者慝

有間焉律有明火賊登時打殺者勿論之文此獄情法雖不可與此比擬而當初急步頗似賊蹤向後拔刃明是賊情則才云之心只知為拔刃之賊而彼刃既亮故我杖亦猛手勢急遽杖頭蒼黃要害被傷有未暇顧者也想像其情此已足恕又是六人同心齊憤只顧亂打則其誰杖之先犯要害某人之下手最重實是被打者之所難分卞而打之者之所未料量者只以孟村之被打而遂定才云之首犯此亦非原情之論以此以彼才云之至於償命殊欠審慎之義才云加刑一次減死定配共犯才倫等五人分輕重或刑或杖并卽決放事分付

同年平山鄭大元踢打金光魯翌日致死實因被踢道啓光魯

以行淫之說譏斥大元旣骨之母至有何着喪服等語則為大元者聞此恚痛毆踢殊死亦無恠矣觀其首實於死者之家直招於推問之庭可知忿不欲生云曹回啓 判付內大元與致死之金光魯居在同閑情若同氣惟在切好之間決無相害之意而彼醉此醉因戲成戲轉至有殺越之變原初光魯之向大元詬辱也勒加行淫之目於其旣骨之親為人子者宜有不忍聞不共戴之心盛氣發憤便下毒手在法則固難赦在情則必可恕此改原情而屈法處及其光魯之死也渠徃光魯家脩道毆打顛末又於初檢也覆檢也同推也考覆也其供招了無一毫隱諱之意惟有拚棄一死之志此誠悶其情而憐其心處至

於親問時變辭似因老獄奸生此何足輕重於本事況其父被
毆其子毆其人致死者律許減死無論生前被毆死後被辱為
其子憤痛欲報讐之心豈或間然以此以彼大元之傳生實關
風化之一助大元嚴刑一次徒配

重補

同年平壤朱達海刃刺朴遇文翌日致死實因被刃道啓妄刺
之狀既已自服而每以乘醉之說欲歸無情之科加刑得情云
曹回啓 判付內殺人之舉何限而未有如刃刺之慘苟非必
報之讐難忘之怨則袖裏霜刃是豈容易可試之物乎達海之
與遇文以誼則瓜葛之好也以情則葱竹之舊也里巷追隨初
無讐怨之可言則以執髻之細憾而判拔刃之凶謀者此誠理

會不得處細究達海之招則且不無一二句語之矜問者轉醉成闔認刀為木云者畫出真境也誤刺親朋惟願速死云者可見良心也然則當初下手決知其非戲則醉非醉則誤也三尺至重雖不可以非我挺也曲加寬賞既以醉戲誤三者孰成此獄之左契則刺之者雖渠而所以刺者卽醉也戲也誤也有一於此尚可傳生況兼之者乎觀於屍帳傷處之不在要害而益驗其初無欲殺之心以是原恕之論屍親言之無妄之失隣里憐之然而償死有非王政之所忍令道臣更加詳查出意見論理狀聞後稟處本道查啓內屍親之本無嫌怨之供里任之醉後過誤之招足為叅恕之道云曹回啓 列付內此獄斷之曰

醉戲之過誤決知非失刑況道啓付之可原屍親曰以無嫌以此以彼宜有減律之舉而卿曹回啓亦有意見達海加刑減死定配

重補

九年長髻張小斤足踢金孟三茅三日致死實因被踢本曹回啓顙顙頭觸雖曰汗良被觸之後猶能自力更鬪則可驗傷處之不重脇肋足踢乃是小斤而一踢卽仆竟至致命實為速死之根因小斤之為元犯無容更議云 判付內元犯雖曰歸一詞案多有疑貳蓋首先下手者汗良而從後助鬪者小斤也木椎打額者汗良而足趾踢脇者小斤也被打此踢既有先後之別木椎足趾又有輕重之殊額顙脇肋俱係要害致命之處而

一則血癢堅硬一則微青柔軟卽此一款可卞被傷之緊歇而特以踢處最疼之說卽地顛仆之事作為小斤之斲案者果能十分的當乎當孟三起開之時旣被汗良之椎打又受小斤之足踢渾身上下無處不傷則蠻觸鬪鬪之場精神昏錯之中一打一踢孰緊孰歇其何以箇箇知得而況其將死迷亂之言又豈可全然取信乎且相持并仆之說旣發必三之口招復起更鬪之狀又有江牙之目覩則互相毆搏之際或顛或仆固非異事而一番被踢之後果若昏窒不省則亦豈有復起更鬪之氣乎元犯區別專係傷處輕重而今見前後文案叅以彼此事情不無一二疑晦之端更令道臣親執詳查狀聞木椎一節係是

此獄肯綮而屍親初檢之招不為發說及至覆檢始乃提告者亦涉可疑一番取招之後更不鈎覈其隱情囊阜被踢緊出諸招則顙門紅氣之有無所當檢視而前後檢狀一不舉論者以此以彼大是踈漏當該初覆檢官并推考丙午更查道啓元犯搜易有非道臣所可擅斷云曹回啓元犯要不出於汗良小斤而孟三先與汗良子石天相關轉往汗良家極口詬辱則汗良之手勢緊猛足可推知小斤與孟三更無睚眦之嫌而一次足踢則汗良難免此獄之元犯而汗良前已勘罪蒙宥則移易元犯事甚重大云 判付內諸堂更具所見論理稟處曹回啓當初該道之以汗良次律勘配以小斤斷定元犯者雖出於歸重

屍親之招徐召史既聞其夫臨死之言丁寧以小斤為正犯則
生時病人之救療死後屍體之移置何不於小斤家而每每先
之於汗良家乎闔閭之始汗良也下手之猛亦汗良也汗良烏
得免元犯之律而五年之後搜定元犯有違格例云 判付內
成獄五年搜定元犯在所慎審更令新道伯叅考獄案仍探物
情具意見狀聞丁未更查道啓汗良之當初毒打既在必死之
處則小斤之向後一踢便促將絕之命此小斤所以為正犯汗
良之得免正犯偉也非無犯也若有二人償命之律則汗良小
斤俱不免當死之科而汗良謂之加功既經刑配小斤斲以元
犯屢被訊推今於年久之後只憑已勘之陳案遽議相搜其正

犯挨以獄體或涉顛倒云曹回啓 判付內因其檢案之未瑩
以致獄情之愈惑觀卿跋辭亦以勘配之汙良為此獄元犯而
及其結語乃以七年同推之一朝揆定執為持難之端此言亦
無恠矣如是相持徒傷事體更令道伯親執詳查期得情實而
反覆思之今雖十查百查勢將轉入三昧然則在配之汙良停
推之小斤生不得決死不以罪以一事畢竟兩人併命則甚乖
審克之政起輕之典捨此獄奚為張小斤嚴刑減死定配

重補

同年价川康晚旭等踏李貴加未茅三日致死實因初檢等踏
覆檢醉飽內傷三檢醉飽後被人等踏內傷道啓晚旭與貴加
未平生素昧本無恩怨酒後爭道之事作為言詰之端不計死

生極力等踏似是必無之理無冤錄曰如無痕損卽酒食醉飽
過度脹滿心肺致死今此貴加未致死勒歸於晚旭等踏恐非
審克云曹回啓 判付內去牛來馬挾斜相逢怒因奪蹊而不
過加簍醉倒顛運而只見破笠則夫豈有頃刻殞命之理乎傳
稱鞭雖長不及腹經云行人牛邑入灾正為此獄準備語也奠
鴈之行纔返而盃酌不勝鬪鷄之勢雖急而器仗至小被酒則
劉阮同歸起鬧則秦楚惟均當是時也莫卜誰生而誰死及至
幸者生而不幸者死欲因不幸者不幸又使幸者而不幸焉則
等是死耳初何有幸不幸之間然乎又况酒氣內戰寒威外逼
彼顛此仆委身於凌陰積沍之中則雖非打也亦卽當死以實

因言之三次檢驗無一傷處或曰被箠或曰內傷此則初覆檢狀之不審而及夫三檢之後捏合兩檢文脉斷之曰醉飽被箠內傷云云豈有如許獄體當該三檢官令該府拿問處之晚旭分付道伯嚴刑定配

重補

同年安東權福順縛打其妹之姑金召史茅八日致死實因被打曹回啓福占投溺既由姑惡則福順縛打欲洩妹冤而查家反為冤家姻親便屬屍親福順之招語多窘遁至以遍體傷痕敢諉吐瀉者已極狡惡槍柄猛打之說既發福順婢夫之招則成獄一款無容更議依前同推云 判付內致命之以病以打犯手之在彼在此姑勿論按獄無原情之法則已不然則此囚

可活不可殺也被告入福順之於被死人之婦福占卽甥妹之間也同氣至情人孰不然而福占甥妹則笄髻之齡旣隔二年之間瓶壘之痛俱在十歲之前零丁孤子相依為命及夫覆巢餘邛彼婚此嫁則其期望愛護之意十倍他人或恐一日不安於舅家翻唇之誚無奈乎姑惡鑠骨之讒未免於婦歎戴千饁以出暨夕飡不來欲歸則歸輒被嗔欲逃則逃亦無處悼身世之悲楚恨命途之險巇彷徨躑躅於日暮空江之濱竟作楓林投水之魂則情境之慘惻煩冤之結轡行路間猶掩涕況為其甥者舊痛未艾新哀乍發當是時窮天極地之冤其將如何分解於是乎綑縛其夫毆打其姑詰阿妹之茹恨問其姑之逼殺

重補

以為一半分湔讐雪憤之道者天理人情之所可已而不已者原情之論不於此因而何施也福順特為放送

同年義州金起還毆打其妹夫朴春已即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被打至於破骨致命曾不旋踵而起還初以春已為依歸率母移接覓穀納還則義如同室之人宜無閹牆之患而適因救解其姊以致誤殺其兄渠亦直欲無言惟願速死情有可恕法無可貸從當考覆狀聞云曹回啓 判付內道狀則守經曹啓則傳生守經自是正論傳生母或太怒然想像其伊日光景則起還以同氣至情見其妹之扶曳頭髮無數被打急往救之則眼中只見其妹不見妹夫而及乎春已持杖打渠之際防遮之

重補

物誤觸頭部或不是異事當初本心但知救妹畢竟事端亦出
捍已以此觀之故殺元非可論誤殺亦不襯着過失殺或可傍
照況茲初檢以後至于十四次同推一一直招惟願速死者亦
可見良心之不泯道臣則曰情有可恕法無可貸朝家則曰情
之可恕法亦可貸此等獄事傳之惟輕亦不至失刑起還減死
嚴刑一次流三千里定配

同年海南李貴千毆打金太世茅十九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
始其鬪鬪者德興也終焉毆打者貴千也姜貴萬以同伴猶不
得隱諱許召史以店主亦為立證而三次頭觸仆其腹上之說
渠既自吐則貴千之為正犯更無可疑嚴訊得情云曹回啓

判付內德興起開於前貴千逞憤於後下手輕重固難下別而貴萬同伴也宜有隱情而莫能掩貴千許女店主也自是公眼而必欲捨德興兩囚一辭不謀而同貴千德興之為首為從斷無可疑十德興雖斃貴千一人尚在地上則遽議傳輕初非可疑而今觀曹啓辭意更又考閱文案德興起開之時足踢已加貴千逞憤之際頭膝并觸踢使一肢觸用兩物以一較兩此輕彼重頭膝鈍而緩手足銳而猛前後殺戮致踢死者十居八九被觸死者百莖一二則太世之致傷安知不崇於德興之踢而必崇於貴千之觸乎人之肉薄也互相翻轉勢如鬪鷄在傍觀者奚暇屈指計幾次踢幾次觸乎貴萬許女之丁寧立證曰三

重補

曰一曰再云云及不免滋惑之歸且太世臨死時京京濟濟之說檢官以爭開毆打樣分屬而死者至願惟在報讐又安知非先數京之緊重次及濟之輕歟乎正犯之牢定貴千未知其必然罪疑惟輕自有經訓而一人致死二人償命殊非審克之道曹啓既盡論列朝家不必靳持貴千加刑減死遠地定配

同年長興奴後同棒毆金者斤老味卽日致死實因棒毆曹啓正犯迭屬於弟兄者證不出於甥妹而潛埋計出掩跡給賂自露真贓跡雖近於誤中罪難議於原恕同推得情云 判付內以傷處則慘毒以舉措則兇悍此則四兄弟也彼是一流丐也觀於強弱之懸殊而後同尤無所逃律矣然罪在誤中情或可

原則在朝家審理之政亦豈可膠守常憲不念濶狹之方乎當其兩人之來乞也把酒款接則初無一分惡意可以知己及乎侵辱妹夫之時持杖驅逐亦不過出於止鬪若其撞着腦後一事特邂逅也且況村俗重歲時月正元日豈萌戕人傷人之念乎大抵思慮之不到耳目之不及皆稱過失殺果使後同擬打并孫而誤中者斤老味則誤殺故殺雖曰均是一律過失之貸死亦載經文心上經營不過纓冠之救手裏了杖只要解紛之資謂之過失殺或不至失當況後同茅也先三兄也兄弟之迭為正犯究竟未易由前由後似此獄案付之傳疑之科特貸一律不害為欽恤之政後同加刑減死定配

重補

同年廣州朱光迪毆打金召史茅二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光迪妻之招引改適咎歸金女則光迪怒其失妻只知奸婆之可殺云曹回啓 判付內我國敦尚名教仍成習俗失行子女法不過勿許叙用此只指士夫之家而市井賤人率皆倣效貞白自守夫死靡他莫曰村婦無足責以今名教蔑如之時事關倫常者決不容泛然看過到此三尺輕而三綱重寧取失刑之譏宜施敦風之政光迪令道臣捉致營庭曉諭朝家本意後刑配厥女亦為捉來懲治事分付

重補

同年富平申福金足踢宋昌俊茅二日致死實因被踢道啓昌俊臨死之言勿令告官決是常情之外渾身無他痕損所崇亦

可推知云曹回啓

判付內想其境則酒所也語其時則暑候

也被死人昌俊既中酒矣又中暑矣以三旬九食之人在幾死
莖生之際忽地惹鬧醉妄闖發把持福金之父仍成一場鬪閤
則如使為福金者立視其父之被入毆踢愬然不之救在朝家
敦風重倫之政先置福金於重律次論原獄之顛末可也渠乃
出力捍蔽挺身扶護脫其父於急難之中此天理人情之所固
然誠可獎而不可罪也且渠情急衛父法昧越人情頭手勢自
不免猛觸緊撞則傷處有無固不足言按續典有其父被毆傷
重而其子毆其人致死減死配之文此足為旁照之端且空腸
過飲暑月生病云者十分詳明福金決杖放送杖以懲毆人之

重補

罪放以獎衛父之誠俾外邑民庶曉然知朝家本意在於屈法敦俗

同年金川朴春福綁打金命哲翌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李二春初既自當末乃變辭屍親金聲遠竊聽春福折脚之語春福之為正犯無疑二春決放春福嚴刑云曹回啓此獄見其嫂之誨淫恨其兄之出外綁縛命哲者卽二春也杖打命哲者亦二春也兩檢推問一辭自服者又二春則二春之為元犯恐無可疑云 判付內憤頭所激下手必猛蓋其血氣動於內而拳勢應於外也二春見兄嫂行淫之跡而縛打奸夫春福聞妻甥恣惠之說而隨往加刃恚怒之心孰淺孰深藉使春福自服而二

春發明揆以獄理在所起疑况自初自服之二春忽地變辭於推庭而屍親兩人又皆搜告春福此果何許獄體乎苟無和應寧有是也况兄為孀妻為夫之心即秉彛所共有而金聲遠則不救其孀之被打元召史則不言其夫之致死及今推覈之時乃反立幟於二春人理到此數滅無餘至於林女以當時淫奔之蹤兼舊日嫂叔之情欲結新恩要補前愆致有此捨二春執春福之奸計今乃偏信此輩之叫嚷改易已定之鐵案道伯事誠莫曉也元犯既依初案移定則二春之歸一科斷卽是次孀事殺人者死三尺至嚴而奸所捕捉與無端殺死有異覆檢結語中所引續大典其母與人潛奸刺殺奸夫於奸所者叅酌定

重補

配之文足可為傍照之一端父與兄情理一般母與嫂輕重懸殊彼而傳輕此而用律者有乖審恤之意二春則嚴刑一次減死遠地定配春福則刑推一次放送

十年靈巖千業奉足踢崔得明茅十二日致死實因被踢業奉招內矣茅癸同之妻金召史即文達升棄妻而達升更欲推還故矣身兄弟方責文達升而崔得明以金女義父宋癸興之女婿督當起鬧辱說層加故癸同揮而却之初無毆打之事得明以其翌日往來羅州八十里地則被打實是孟浪之語云宋癸興妻丁召史招內得明以汝父淫行之說大責業奉業奉怒氣層激足踢膝等云業奉為正犯癸同為干犯數次同推後因道

臣題辭癸同刑放丁未監司沈順之查啓要害處必死之症無過十日而後脅被踢翌日往回八十里之地痛卧十二日致死較諸法文不免乖舛且以事理推之一女兩夫左提右挈癸同見奪之心已極憤恚而得明以不干之人至發辱說彼癸同者豈但一次揮却而止哉夜間毆打未知誰某之說宋癸興親聽於得明則當夜犯手未必不在於癸同云曹回啓 判付內屍帳中微浮微硬雖不可謂痕損之狼藉而業奉猛踢之說非但屍親聞而傳之摘奸之刑吏分明指告則此最明證夫常漢血氣之憤未有甚於失耦文千闔詰之際得明以姻婭不干之人妄論是非至舉先累則移怒逞憤勢所必至業奉癸同之中烏

可免此獄元犯乎至於八十里來往十二日延拖俱未足為稱
寃之端今雖更覈要不出於業奉兄弟只佑死者之言以洩其
寃亦無所不可業奉連加同推期於取服庚戌監司閔台嚇啓
本翌朝行役可見無恙癸同揮擊安能無踢脅之舉乎業奉之
定執元犯不可謂的確云曹回啓道啓皆由意推非有的見以
臣愚見終未見其傅生云 特命亞三堂各具意見并以恐難
傅生回啓 判付內大凡殺獄原恕之規除非實因之不明屍
帳之沒緊詞證之無人不可議到於低仰設或三者俱備求之
於法理之外者一曰關係天倫二曰叅量本心外此寧或容異
辭別見乎此獄則自初審理必付仍推之科者非忽於欽恤非

歇於審慎崔哥得明者之死死在打不在病實因明矣脅非要害硬非發變乎屍帳緊矣證左雖似叅差要不出業奉癸同業奉兄也癸同茅也得明之死於彼兄弟中一人固躍如則兄弟共犯首從雖難別家人共犯只坐家長為此獄準備語况業奉之跡較勝於癸同者乎然則詞證豈可謂無其人乎嘗於殺死之獄文案一徹看閱百回值夜不覺燭屢跋當飯每致食失時恐有橫罹之怨仍成金石之案揆諸法而不可活則反之於情情與法莫可濶狹又必較看於痕損之錙銖分寸供招之字句旨意自以為十分無疑然後始開口於下筆斷斷此心期欲冤無覆盆殺必償命惟齊不齊庶不失其正此獄何必如是靳持

重補

而姑不得其犁然會心之端道伯再傳生科而既問於亞堂又問於甬咨且不能遽決到今兩堂之見亦無新奇之語則此獄長在殺活未判間乎茅令道伯別具意見嚴飭推官後同推時一一盤覈於正犯斯速狀間監司尹著東查啓此獄元犯難分弟兄而苟欲窮覈恐傷倫理似此情形合置罪疑云曹回啓判付內觀此道狀陳列可謂深得旬宣之體求之於情法之外以倫理二字執斷則既放之矣同不可以亂原而更訊矣按當之業奉亦不必以家長而仍推矣然則此獄卽已決之案令道伯依此知悉業奉斯速決勘後狀間事分付

同年南部幼學尹昕足踢李好得茅四日致死實因被踢曹完

決釁端始由於一木辱說至及於兩班投身肆惡幾乎執項則憤不顧身足踢膏肓論以殺體似無可疑云 判付內大凡殺殺先下傷痕而此獄則傷痕有無不須說也其境則迫隘其事則邂逅况打者是士夫被打者是常賤士夫而遭常賤之突逐由庭而堦由堦而室手勢輾轉至於遮不得則為士夫者急於自衛以足防拒自是常情之所固然其前其後元無毆與打之可論而若歸之抑強之科竟作鐵案因致償命則既乖恤刑之義且係幾分之漸反復詞案雖謂之獄未具可也似此罪囚宜傳生議尹昕以邂逅律照放曹草記 大明律有曰若過失殺人者準鬪殺罪收贖給付其家以此勘放何如 傳曰允原判

重補

付邂逅二字以過失令政院改書頒布而亦與真箇過失有異
贖銀勿給事分付可也

同年海州趙命得李彥星毆打鄭京文翌日致死實因被打趙
命得為正犯李彥星為干犯京文父鄭斗心招內矣子京文與
趙命得妹為李彥星寡嫂而寡居者潛奸而乃生永逝之計為
持來家藏夜入彥星家現捉於彥星相與鬪鬪仍為逃還則彥
星與其妻妾及趙命得命大趕到矣家彥星使命得猝曳矣子
無數毆踢解髻結縛倒置雪庭仍為致死云趙命得招內矣妹
早年喪夫依托於彥星家矣今月十七日夜彥星來呼矣身曰
鄭京文劫奪汝妹云故矣身追往則彥星及其妻妾已與京文

扶執相鬪故矣身結縛京文而已退聞京文往彥星家相鬪時
彥星妻以杵木打京文頭顱云矣身實無毆打之事云彥星招
內房嫂趙女與京文潛奸而夜來拔鼎見矣身出門突入毆打
仍為逃去故矣身往呼趙命得父子兄弟趕到京文家矣身仍
仆房中命得兄弟結縛京文倒置房中而矣身則昏卧不省云
李彥星被逮翌日其妻吳召史飲酒致死丁未彥星妾金召史
擊錚原情內吳召史以杵木打京文後恐恟自裁其夫及命得
無罪云行查本道監司金思穆查啓彥星老孱之人威喝雖出
恃惡撞打實無其力命得之解髻止結亂下椎棒其積憤暴怒
有甚於彥星故初覆檢以命得為正犯彥星為干犯而獄老生

奸乃以吳女之自斃謂之殺人而徑恟移其正犯以死償死造謀之巧譎昭不可掩云曹回啓 判付內一獄而正犯為三人無論全女原情之真然與虛妄大抵獄案多踈漏有當問而不問當略而不略處其在重獄體之道不可不一番更查後處分令道伯親執詳查仍具意見狀聞李彥星如無所犯先為保放後以待處分已酉監司李敬倫查啓 判付內若嫂若妹之失行如許則羞極憤極意下手在常情雖似無恠縛之打之至於致死區別償命焉可已乎况諸招各證既歸於命得原情二字非可遽議令道伯姑先各別訊推期於輸情庚戌因命得妻金召史上言行查監司李時秀查啓鄭京文被打之時李彥星

之妻妾趙命得之妻妾同心并力手勢亂下舂杵木枕初無所擇杖打索縛恣其所欲髡置雪庭達曙竟晝可死之端不一而足而遂以額傷實因互相推諉謂之衆人共毆偶死於命得之手則容或可也謂命得初無所犯則決是事理之外而今乃諉罪於已死之吳女誠極痛惡云曹回啓淫婦趙女旣異常賤有此醜行則彥星命得羞愧欲死憤恚欲殺揆以人情理所固然道臣跋辭并毆偶死論以情理等說若有一分原恕之道而臣曹守法之地斷無他議云 判付內不殺淫婦只殺奸夫見此案者孰不扼腕乎命得尚掣甥妹之情彥星又何故而目見寡嫂與惡漢行淫之舉不能登時并殺乎成獄則等耳一殺而一

縱於渠果何益殺一言曰痴物此猶不關於斲獄之方而反復
原案叅情究理節節有可生之端段段無用法之義原初彥星
諸人之往詰奸夫家也與渠妻渠妾命得命大等作伴趕退而
先犯手勢且縛且曳者命得兄弟也從傍助力執而毆之者渠
妻與妾也渠特在這裏爛熳混淪而已真所謂誰知烏之雌雄
命得處被打實狀鄭斗心立證而斗心死者之父也彥星之躍
出猝毆趙召史納招而趙召史命得之妹也無論如此如彼皆
非公證命得彥星未必為真箇正犯此一可宥也按律文士族
婦女恣行淫慾瀆亂風教者并奸夫絞所謂趙與李皆非常賤
則奸夫絞之律死者烏可免于此二可宥也其母潛奸其子殺

奸夫猶近於義父而殺不許償死殺嫂與妹之奸夫者其罪何至於必誅而莫可貸乎此三可宥也淫奔之妖物漏網於三尺而為弟為妹為門戶為綱常雪憤逞怨者豈令瘦斃於獄中此四可宥也奸夫京文在法應誅在私當殺特以本夫之作故已久不死於當死之手而今其被死非浪死非橫死也償命何足為慰死者之冤傅生何可曰屈三章之憲乎此五可宥也共毆而同犯男三女二寧有彼此淫渭則孰當作尊長孰當作家人此六可宥也六條可宥之端併姑舍是卓矣彥星妻吳女痛夫非命辦死於成案之前此獄而若償命則是欲償京文不必償之命而還使吳女結恨茹鬱於九泉雖以有司者執法之論於

此豈容別見此七可宥也趙命得李彥星等一併放送以不告
官擅殺律刑推一次淫女趙召史罔之生倖也雖不追施死律
止降本邑婢案太失於寬令道伯親執嚴刑三次日次次準
次後遠惡地永屬官婢吳女之死縱不免傷勇勇夫猶難責之
以中行矧乎女人徧性其死也死於夫事視諸趙女禽獸之行
不啻冰蘖在朝家樹風敦俗之道宜有別般嘉尚令禮曹以合
施之典覆奏稟旨叔議大臣後吳女給復